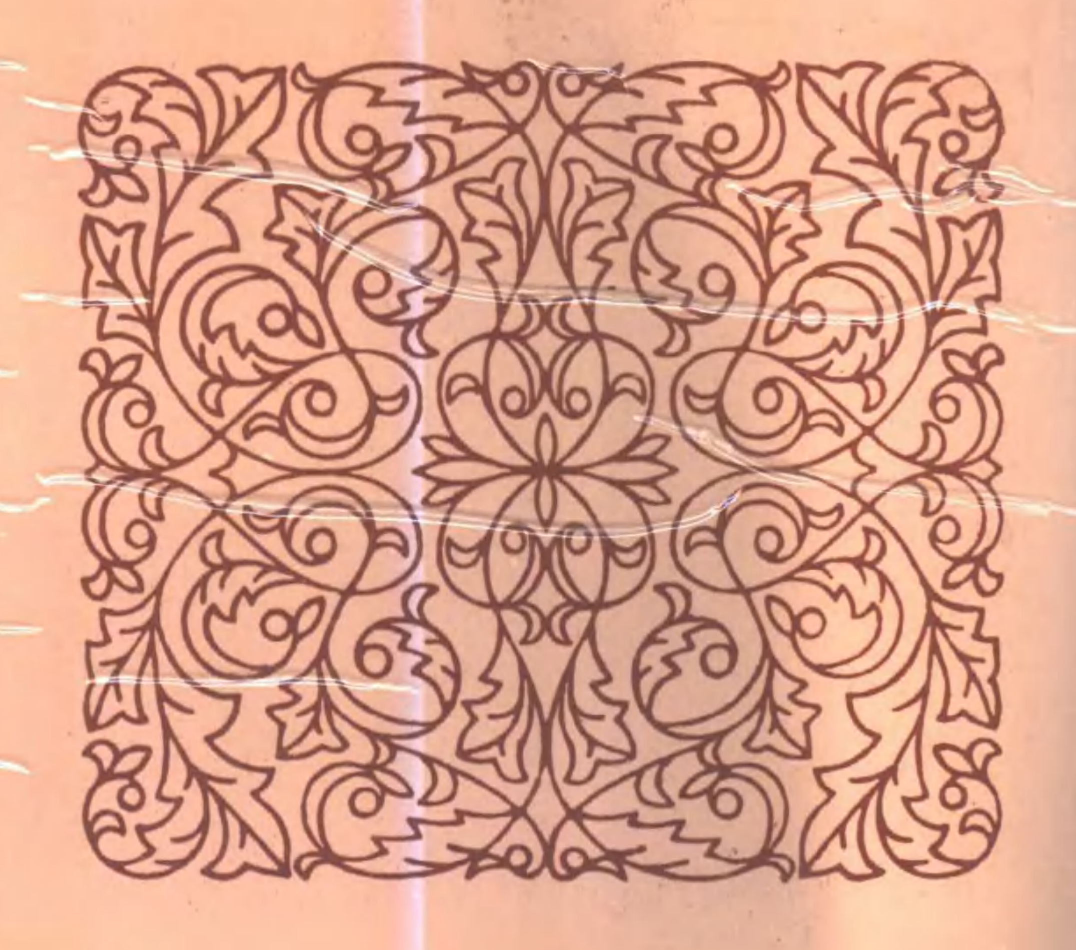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4·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64·

歷史·地理類

元史學　李思純著

元朝秘史　沈曾植註

新元史考證　柯劭忞著

上海書店

# 元朝秘史

沈曾植注

本書據北平古學院1945年版影印

眈眈者覗乎其側勢迫而利誘之環覗者非一日矣夫當光緒中葉寓內尙淸晏士大夫已鑒於邊患之迫競出其心思材力以殫究此不急之務今之世人人以幹國自命顧估畢舊儒之不若哉史蹟之弗習地利之弗究而侈然高語安邊者適自罔耳是書出駸駸李注羽翼正史使治元史者尋其導桄策蒙事者有所借鏡謂非時勢之所需而國家之所利賴乎乙菴先生之先德侍郎公嘗督學吾閩爲先中丞公受知師先生又與先文安公同歲成進士兩家淵源舊矣方先生官京朝小子尙幼不獲侍几杖及余宦浙先生又開藩於皖僅丁巳夏於闕下悤遘一面今以楡生之介使先生絶學宏著自我而有傳於世仰止之懷有私幸焉獨痛孟劬前數月化去相與謀始者而不及

元祕史補注序

元起漠北奄有九夏史迹疏略識者病之祕史晚出譯以華言故其辭不雅馴然紀載詳覈多足補正錢氏所訂謂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蹟者必折衷於此誠公言也注祕史者始自芍農李氏芍農媁輿地之學故其注詳於地理而略於史事嘉興沈乙菴先生以爲未足乃復有補注之作其攷訂精窔有爲芍農所不及者近於龍君榆生許得其手稿丹墨塗乙宛然時余方佐古學院蒐刊名著乃從其借錄附諸叢刻而張君孟劬同客故都實任校訂之役余維種族之興其足以張皇一世者類各有所恃其敗也亦必有所絀蒙古之所恃者騎射之力也而所絀者機智也自騎射失其利其人之機智又不足以曲應世變於是

覩厥成又不禁八事凋衰之感云乙酉夏四月侯官郭則澐校錄竟謹識於舊京圖城之當翠閣

附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 按此九十人除駙馬止八十二人

蒙力克額赤格

孛斡兒出

木合黎國王

豁兒赤 卷四

亦魯該 卷十一第一頁前委付之亦魯疑此人

主兒扯歹

忽難

忽必來

者勒蔑

禿格 卷十一第一頁前

迭該

脫欒即脫侖卷八蒙文六箇扯兒必曰朵歹曰多豁勒忽曰斡格列曰脫侖曰不察闌曰雪亦格禿○脫侖與父脫脫魯罕同爲千戶祕史卷十有明文不應此無之應增入

汪古兒

出勒格台 出勒古台即卷四赤勒古台速勒都氏

孛羅忽勒

失吉忽禿忽

古出 即卷三曲出

闊闊出

豁兒豁孫

訖孫 文本訖作許史略亦作許○卷四兀孫巴阿都氏

忽亦勒答兒

失魯孩 卷十四蒙文宿衛人失剌罕即此

者古 續集一蒙文或疑者古即掌吉○者古即卷四者該○者古恐是者台之誤者台即卷四之哲台也卷十一者歹文本作者台史略亦作台

塔孩

察合安谿阿 本卷察罕谿阿四卷一作察合安不佳一作察合安

阿剌 黑○卷五謂牙阿弟兒

鎖兒罕失剌 鎖兒罕失剌二子赤老温沈白恐當數之

不魯罕 史忽林失傳八魯剌解氏曾祖不魯罕罕劄事太祖爲八魯剌思千戶

合剌察兒 巴魯阿剌氏見卷四

闊可搠思 巴阿鄰氏見卷四

速亦客禿 即卷四雪亦客禿晃豁壇氏

乃牙阿 疑即中軍萬戶之納牙

冢率 冢率即卷四種篩那牙乞氏

古出古兒 亦作窟出活兒○木勒合勒忽與古出古兒同管亦應增

巴剌 卷四札剌亦兒氏委付人

斡羅納兒台

荅亦兒 卷八獻女子者

木格 札木合來戰之役來報者木勒客脫塔黑親征記作慕哥近此人也○木格疑即史太祖本紀之三模合拔都聖武紀作撒只兀兒木合拔都又疑是畏荅兒子木哥寒札

不只兒 即布智兒憲宗紀正作不只兒

蒙古兀兒 見卷十二拙赤處委付人一作蒙克

朵羅阿歹 宿衛人後因私恨害之者

孛堅 搭察兒一名傛盞不知是否孛堅

忽都思 卷八忽都思合勒部此人○巴魯剌氏卷四

馬剌 勒○此人疑是抹里赤○熟史撒只塔兒馬剌射殺札木合之弟兩部因之開釁者史本紀親征記作

捌只此作馬剌勒皆簡言

者客 者客恐即者卜客脫卜字○文本有卜字

余魯罕 疑即阿剌罕萬戶○留哥傳之阿魯都罕疑此人

闊闊

者別

兀都台 耶律留哥傳之渾都古疑此人台古形近或有一誤此疑是卷四總管家人之多歹

巴剌扯兒必 委付人

客怯 卷十二委付人

速別額台

蒙可 疑即卷十二之蒙客察阿歹處委付人

哈勒札

忽兒察忽思 太宗重宣宿衛人名有豁里苔察兒即此人○疑是與魯赤傳之豁火察

荀吉 荀字疑誤○後有掌吉疑即此人

巴歹

乞失里 黑

客台 委付人 客怗

察兀兒孩 卷十二委付人○卷四察兀兒罕遠不台兒

翁吉闌

脫懽帖木兒 耶律文正傳侍臣脫懽在太宗時嘗是此人○博兒忽子名脫懽疑是

蔑格禿 即蒙格禿乞顏氏

合答安 荅兒忽氏見卷四

抹羅合 失里伯傳祖忙古里台事太祖父莫剌合嗣○卷四有薛扯朵抹黑有抹赤不知是此人否○續集蒙文屢見孛勒合荅兒疑即抹羅合也○也先不花傳之孛魯歡世祖紀之不魯合

朶里不合 即征西之朶兒伯朶黑申

亦都合歹 卷十二作亦多忽多

失刺忽勤 ○太宗宿衛人之失刺罕

倒温 疑別都温○又疑憲宗紀之荅兒太宗紀七頁之脫因

塔馬赤 疑是史百三十二卷之探馬赤但傳不言事太祖

合兀闌 疑即脫不花之季弟合刺阿忽刺

阿勒赤 卷十一一頁後○速不台傳太宗命裨將阿里出助之攻蔑兒吉即此人

脫撒合 史百三十卷完澤傳祖土薛從太祖起北方平諸部土薛蓋此脫撒合

統灰歹 赤吉温豈赤之子統格疑此人○博爾朮之從弟脫兀歹爲順德斷事官見氏族表疑即此人

脫不合 史也先不花傳蒙古怯烈氏祖曰昔刺斡忽勒兒弟四人長曰脫不花次曰怯烈哥季曰合刺阿忽刺方太祖微時怯烈哥已深自結納後兄弟四人皆率部族來歸太祖以舊好遇之使爲必闍赤長朝會燕饗告居上此失刺忽勒蓋即昔刺斡忽勒脫不合蓋即脫不花

阿只乃 憲宗紀二年禁錮和只納忽孫脫等於軍營和只納即此阿只乃○史百二十二卷哈散納疑即此

阿只乃又不知與阿兒孩哈撒兒是一是二也○百三十一卷優都祖阿朮魯音亦相近

禿亦迭格兒卷四泰亦赤兀歹疑此人迭是亦失字之誤

薛潮兀兒薛潮兀兒即卷四薛赤兀兒豁羅剌氏

者迭兒此當是哲台○史直脫兒有傳

斡剌兒古列堅斡剌兒即斡亦剌

輕吉牙歹

不合古列堅木華黎之弟

忽隣勒

阿失黑古列堅

合歹古列堅史表有火魯公主適哈苔駙馬不言火魯係係何帝女據食貨志太需公主五戶絲丙申年與趙魯昌鄆諸公主同分撥知亦太祖女魯剌音轉火大必有一字訛非二人也

赤古古列堅

阿勒赤古列堅 管三千 翁吉剌

不兀古列堅 食貨志奔忒古兒駙馬即此不兀古列堅管二千亦乞列思

阿剌忽失的吉 惕○尚主者孛要合阿剌忽失子也而稱阿剌忽失爲女壻姑闕慳未詳

忽里古列堅 管五千 汪古惕

元祕史蒙語原文九十五功臣名終

元朝祕史卷一

嘉興沈曾植注

忙豁侖紐察

脫察安

元史語解尼古察祕密也尼古察卽紐察○顧䃭薲云首卷標題下分注二行右忙豁侖紐察五字左脫察安三字必是所署撰書人名銜植案此書蒙文凡蒙古字皆作忙豁侖而脫察安三字對音極與脫卜赤顏近竊疑忙豁侖之言元紐察之言祕脫察安之言史七字卽元朝祕史蒙文也許有壬怯烈鎮海碑云丞相奮庸天造名在祕史世莫得聞又曰國史曰脫必察顏至祕也非有功不載公名具焉此元世稱述祕史之可考者亦脫必赤顏卽祕史之一證也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箇蒼色的狼與一箇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於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箇人名字喚

作巴塔赤罕

必塔察罕○巴塔赤罕即蒙古源流之布尔特齊諾于必塔察干也渡騰吉思水彼作湖此云至斡難河源而彼云至拜噶里江遇必塔地方人戴以爲君爲少异耳又源流以蒙古爲土伯特贊博之裔此所迤則如突厥夫餘之例源流所以渡騰吉思者爲布尔特齊諾此以爲巴塔赤罕之父所聞異詞今要當以此書爲正矣　此據聖武記所節蒙古源流而言今見源流全書乃知記所引多脫落也○今敖嫩河南岸有巴尔哈河源自巴尔哈嶺南麓北流入敖嫩河龍沙紀略云克魯倫河發源之山與黑龍江發源之阿母巴與安南北相望巴哈尔嶺正在阿母已與安直南四百餘里而克魯倫河源與巴尔哈河相去不過二三十里然則龍沙紀略所云克魯倫河發源之山即巴尔哈河源之山非水道提綱之肯忒山也此山爲斡難河南大山巴尔哈與不兒罕對音逼近當是蒙古舊名之未改者○植案尊天本袒合氣所同吞鼠履敏事通華裔種族貴甚遂附會於神明世載縣邀乃表源於瑰异事理可思蓋亦有無庸執泥者蒙古源流敍孛端察兒之先世云古土伯特地方尼雅特贊博汗之七世孫色爾特贊博汗爲其臣納隆木篡奪其季子布尔特齊諾出至恭博地方即娶恭博地方之女郭斡瑪喇勒爲妻往渡騰吉斯海行至拜噶勒江所屬布尔干噶勒圖納山下遇必塔人眾尊爲君長生子必塔斯干必塔察干二人必塔察干即此巴塔赤罕也騰吉斯即騰吉思布爾干即不兒罕此云斡難河源彼云拜噶勒江屬地拜噶勒江即柏

哈兒湖距斡難源不遠人地名並相合而說不同者喇嘛引蒙古而近之似爲同種其用意正與歐羅巴人言蒙國人類並出帕米尔高原者同而狠鹿配生蒙古後人亦自諱之故源流不用此說也俞浩謂蒙古本唐世室韋蒙瓦部種族當屬東胡今據狠種推之又當與突厥高車同種矣域內之國各有所尊中國尊龍天竺尊牛北狄尊狠皆非倮虫之類各以所敬畏者爲神明因尊所敬畏之人爲神明之肖北俗言狠種正當猶中國龍種耳嗤鄙隱諱均陋識也

巴塔赤罕生的子名塔馬察特墨徹克塔馬察生的子名豁理察兒篾兒干和里察尔墨尔根豁理察兒篾兒干生的子名阿兀站孛羅下温阿固迯木博郭囉勒阿兀站孛羅下温生的子名撒里中合察兀薩里藹勒迯固撒里中合察兀生的子名也客你敦尼格尼敦也客你敦生的子名撏鎖赤薩木蘇齊撏鎖赤生的子名中合兒出哈里哈尔楚中合兒出生的子名孛兒只吉歹篾兒干博尔迯吉台墨尔根孛兒只

吉歹篾兒干的妻名忙豁勒真豁阿蒙古郭津郭斡勒他生的子名脫羅豁勒真伯顏都喇勒津巴延脫羅豁勒真的妻名孛羅黑臣豁阿博羅克沁郭斡他有一箇家奴後生名孛羅勒歹速牙勒必又有兩箇好騸馬一箇答驛兒馬一箇孛羅馬脫羅豁勒真生二子一箇名都蛙鎖豁兒都斡索和尔一箇名朵奔篾兒干多博墨尔根

都蛙鎖豁兒李仲約曰鎖豁兒蓋蒙古言一隻眼也明王瓊北虜事略曰嘉靖六年套虜鎖合兒倘通寇花馬池官軍擊殺之鎖合兒華言一隻眼也源〇至元譯語速忽兒瞎也速忽兒即鎖豁兒獨額中流云印堂中生一隻眼望見三程遠地的勢物。

一日都蛙鎖豁兒同弟朵奔篾兒干上不兒罕布尔干噶勒圖納特山上去都蛙鎖豁兒自那山上望見統格黎通格里克呼嚕名字的河邊有一叢百姓順水行將來

都蛙鎖䛁兒說那一叢起來的百姓裏頭有一箇黑車子前頭有一箇女兒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與弟朵奔篾兒干做妻就教朵奔篾兒干去看了

朵奔篾兒干到那一叢百姓裏頭看了這女兒名阿闌䛁阿（阿掄郭斡）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

那叢百姓是䛁理刺兒台篾兒干一家當初闊（勒）巴兒忽真地面的主人名巴兒忽歹篾兒干有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真䛁阿（巴喇郭沁郭斡）嫁與䛁理禿馬敦（雨土默特）部落的官人名䛁理刺兒台篾兒干（郭哩岱墨爾根）爲妻在阿里（黑）兀孫（阿里克呼遜）地面（蒙古水曰烏蘇書中多作兀孫此阿里黑兀孫蓋阿里黑水也內府圖拜哈兒湖西額爾口河之西約五六百里有水曰阿哈河發源唐努山陰流入昂噶拉河與巴爾固情砱鏐甄𧎐妽蜻伲爾東西相望伲阿里黑水也）生了這阿闌䛁阿名字的女兒

中豁舌里刺兒台篾兒干起來的緣故為中豁舌里禿馬敦地面貂鼠青鼠野物被自火裏禁約不得打捕的上頭煩惱了聽得不兒罕山野物廣有全家起來投奔不兒罕山的主人兀良孩部落名不峏罕孛思合黑 三 兀良孩至此十三字據蒙文增原本無

哂赤伯顏因此就做了中豁舌里刺兒姓朵奔篾兒干取了阿闌中豁阿為妻的緣故是這般

阿闌中豁阿朵奔篾兒干取了為妻的後頭生二子一箇名不古訥台伯袞德依一箇名別勒古訥台伯勒格特依

朵奔篾兒干的哥哥都蛙鎖中豁兒有四子同住的中間都蛙鎖中豁兒死了他的四箇孩兒將叔叔朵奔篾兒干不做叔叔般看待撇下了他自分離起去了做了朵兒邊姓

在後一日朵奔篾兒干往脫中豁察黑温都兒名字的山上

捕獸去於樹林內遇着兀良哈部落的人在那裏將殺了
一箇三歲鹿的肋肩肚臟燒著
朵奔篾兒干問他索肉兀良哈的人將這鹿取下頭皮帶
肺子自要了其餘的肉都與了朵奔篾兒干
朵奔篾兒干將得的鹿肉馱著回去路間遇著一箇窮乏
的人引著一箇兒子行來
朵奔篾兒干問他你是甚麼人其人說我是馬阿里黑伯
牙兀歹人氏我而今窮乏你那鹿肉將與我我把這兒子
與你去
朵奔篾兒干將鹿一隻後腿的肉與了將那人的兒子換
去家裏做使喚的了
朵奔篾兒干死了的後頭他的妻阿闌豁阿又生了三箇

孩兒一箇名不忽合塔吉布固哈塔吉一箇名不合禿撒勒只博克多薩勒澂固一箇名孛端察兒勃端察尔○蒙文作孛勒察兒蒙合黑

朵奔篾兒干在時生的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兩箇兒子背處共說俺這母親無房親兄弟又無丈夫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獨有馬阿里黑○馬哈賚彼云其夫之連襟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麼道說間他母親知覺了

春間一日他母親阿闌豁阿煮著臘羊將五箇兒子喚來根前列坐著每人與一隻箭簳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再將五隻箭簳束在一處教折折呵五人輪著都折不折此節亦作孛端察兒亦作孛端察兒蒙合黑

因那般他母親阿闌豁阿說別勒古訥台不古訥台您兩箇兒子疑惑我這三箇兒子是誰生的您疑惑的也是

您不知道每夜有黃白色人自天窗門額明處入來將我
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裏去時節隨日月的光恰似
黃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說這般看來顯是天的兒子
不可比做凡人久後他每做帝王呵那時纔知道也者
阿闌豁阿就教訓著說您五箇兒子都是我一箇肚皮裏
生的如恰纔五隻箭簳一般各自一隻呵任誰容易折折
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這五隻箭簳束在一處他人如何
容易折得折住間他母親阿闌豁阿歿了
母親阿闌豁阿歿了之後兄弟五箇的家私別勒古訥台
不古訥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禿撒勒只四箇分了見孛端
察兒愚弱不將他做兄弟相待不會分與
孛端察兒見他哥哥每將他不做兄弟相待說道我這裏

住甚麼我自去由他死呵死活呵活因此上騎著一箇青白色斷梁瘡禿尾子的馬順著斡難河去到巴勒諄（諄疑當作郭）阿刺名字的地面裏結箇草庵住了

那般住的時分孛端察兒見有箇雛黃鷹拏住箇野雞他生計量拔了幾根馬尾做箇套兒將黃鷹拏著養了

孛端察兒因無喫的上頭見山崖邊狼圍住的野物射殺了或狼食殘的拾著喫就養了鷹如此過了一冬

到春間鵝鴨都來了孛端察兒將他的黃鷹餓了飛放拏得鵝鴨多了喫不盡掛在各枯樹上都臭了

都亦速名字的山背後有一叢百姓順著統格黎河邊起來（統格黎河疑即克魯倫河源）孛端察兒（彼云鄂郭爾察克有一種百姓尋飲奶漿）每日間放鷹到這百姓處討馬妳喫晚間回去草庵子裏宿

那百姓問孛端察兒索這黃鷹他不會與兩家也不會相問名姓只這般住了

孛端察兒哥哥不忽合塔吉後來順著斡難河去尋他行到統格黎河邊遇著那叢百姓問道有一箇那般人騎著那般馬有來麼道

那百姓說有箇那般的人那般的馬與你問的相似他再有一箇黃鷹飛放著日裏來俺行喫馬妳子夜間不知那裏宿但見西北風起時鵝鴨的翎毛似雪般刮將來想必在那裏住如今是他每日來的時分了你略等候著

略住間望見一箇人來到呵果然是孛端察兒他哥哥認得引將回去了

孛端察兒點著馬隨他哥哥行間說道人的身子有頭呵

好衣裳有領呵好說了他哥哥不答應他
孛端察兒再將前頭的言語說了兩遍他哥哥纔說你兩
三遍的言語只是這般說呵意思裏如何
孛端察兒回說恰纔統格黎河邊那一叢百姓無箇頭腦
管束大小都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擄他
他哥哥說既是這般呵到家裏去哥哥弟兄每商量著卻
來擄他
到家裏兄弟每商量了教孛端察兒做頭哨
孛端察兒哨到那裏將他一箇懷孕的婦人拏住問他你
是甚麼人氏有那婦人回道我是札兒赤兀惕阿當罕兀
良合真的人氏
那其餘百姓他兄弟五箇都擄將回來了因這般頭口也

有茶飯使喚的都有了

那懷孕的婦人○此婦人源流亦無名止云勃端哈屯而已元史宗室世系表此婦人名揷只來其子因其母名亦日揷只來揷只來即札只剌也孛端察兒將做了他妻生了一箇兒子名字喚做札只舌剌歹後來札荅舌剌的人氏他便是他祖那札只舌剌歹的兒子名土古兀歹土古兀歹的兒子名不舌理不勒赤舌魯不舌理不勒赤舌魯的兒子名中合舌剌中合荅安中合舌剌中合荅安的兒子名札木中合就做了札荅闌姓氏

那婦人孛端察兒根前再生一箇兒子名巴阿舌理歹巴噶勒台後來做了巴阿鄰人氏的祖那巴阿舌理歹的兒子名赤都忽勒孛闊赤都忽勒孛闊娶的妻多兒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篾年巴阿鄰姓氏蒙語解云赤都忽勒人名孛闊力士也篾年繁多也

別勒古訥台做了別勒古訥惕姓氏不古訥台做了不古

訥兀(惕)姓氏不(中)忽(中)合塔吉做了(中)合塔斤姓氏(哈塔錦)不(中)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薩勒卓特)孛端察兒做了孛兒只斤姓氏(博尔濟錦○元史鎮海珊竹氏珊竹疑即撒只兀也又紐璘傳紐璘珊竹台氏)

孛端察兒又自取了箇妻生了箇兒子名把(舌)林失亦(中)剌禿(中)合必赤(哈必齊)那(中)合必赤的母從嫁來的婦人孛端察兒做了妾生了箇兒子名沼兀(舌)列歹孛端察兒在時將他做兒祭祀時同祭祀有來

孛端察兒歿了後把(舌)林失亦(舌)剌禿(中)合必赤將沼兀(舌)列歹不做兒弟相待說道在家常川有阿當(中)合兀(舌)良(中)合歹人氏的人往來莫敢是他的兒子祭祀時逐出去了後來做了沼兀列亦(惕)姓氏

(中)合必赤的子名篾年土敦(馬哈圖敦)篾年土敦生子七人一名

中合赤曲魯克○既挐篤尔罕一名中合臣史葛朮虎一名中合赤兀葛忽刺急里但

一名中合出刺合產一名中合赤溫葛赤渾一名合闌歹哈喇刺歹一名

納臣把阿禿兒元史朮赤台傳其先剌眞八都以材武雄諸部生子曰兀魯兀台曰忙兀兀魯兀台

之孫曰朮赤台朮赤台卽主兒扯歹刺眞八都卽納臣把阿禿兒也

合赤曲魯哈齊庫魯克的子名中海都源流脫海都一世中海都的母名那

莫倫那莫倫卽史太祖紀之莫挐倫此以爲海都母彼以海都爲莫挐倫長孫亦傳聞之異中合臣的

子名那牙吉歹那牙吉歹因他性兒好裝官人模樣就做

了那牙勒姓氏合赤兀的子名巴舌魯刺台因他生的身子

大喫茶飯猛的上頭就做了巴舌魯刺思姓氏中合出刺的子

也喫茶飯猛喚作大巴蒙文也可舌魯刺小巴蒙文兀出千舌魯刺額兒

點圖巴舌魯刺脫朶顏巴舌魯刺將這四箇名就做了姓氏中合

舌闌歹的兒子爭粥飯無上下因此就作了不荅安惕姓氏

中合赤温的兒子名阿荅兒歹兒弟中間好間諜就做了阿荅兒斤姓氏納臣把阿禿兒生二子一名兀舌魯兀歹一名忙中忽台就做了兀舌魯兀惕 忙忽惕 二姓氏納臣把阿禿兒自娶的婦人又生二子一名失主兀歹一名朵中豁剌歹畏荅兒傳刺眞八都二子次曰忙兀兒始別爲忙兀氏畏荅兒其六世孫也

海都生三子一名伯升中豁兒多 黑申一名察舌剌孩領中忽一名抄眞斡兒帖該伯升中豁兒多 黑申星和尔多克新生了一子名屯必乃薛禪托木巴該徹辰察舌剌孩領中忽生子名想昆必 勒 格想昆即詳穩必勒格其名想昆必 勒 格生子名俺巴孩就做了泰亦赤兀惕 姓氏察舌剌孩領中忽收嫂爲妻又生一子名別速台宗室世系表察剌罕字兒即此察剌孩領忽也收兒拜生忽兒妻生一子曰直拏斯今大丑兀禿是其後也與此不同就做了別速惕 姓氏抄眞斡兒帖該表猶忽眞兀禿迭葛郎此抄眞斡兒帖該也云

今昔只兀其子孫也刺生子六八一名斡囉納兒一名幌豁壇一名
阿詹刺惕一名雪你惕一名哈卜禿兒哈忽影元本合忽作合思一
名格泥格思就做了這六等姓氏
屯必乃薛禪生二子一名哈不勒合罕一名撏薛赤列撏
薛赤列的子不勒帖出把阿禿兒哈不勒〇哈布勒罕生七子
一名斡勤巴兒哈黑一名把兒壇把阿禿兒巴尔達木巴圖尔一
名忽禿黑禿蒙古兒一名忽圖刺哈罕一名忽闌一名哈
荅安一名脫朵延斡惕赤斤斡勤巴兒哈黑的子名忽禿
黑禿主兒乞忽禿黑禿主兒乞生二子一名薛扯別乞一
名台出他每做了主兒乞姓氏此節主兒乞字蒙文皆作禹兒乞禹兒乞則月兒斤
也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一名忙格禿乞顏孟格圖徹辰一名

捏坤太子訥衮泰寔一名也速該把阿禿兒伊蘇凱巴圖爾一名荅里
台斡赤斤達里岱諤濟錦忽禿黑禿蒙古兒生一子名不舌理孛闊
于斡難河邊筵會時將太祖的弟別勒古台的肩甲砍破
的便是這不舌理孛闊
忽圖刺合罕生三子一名拙赤一名吉兒馬兀一名阿勒
壇忽闌把阿禿兒的子也客扯連有兩箇奴婢一名把歹
一名乞失黎黑後來到太祖時都教做了荅刺兒罕官人
惟帖哈合荅安脫朵延兩箇無子嗣
衆達達百姓帖哈合不勒皇帝管著來哈合不勒皇帝雖有七箇
孩兒都不會委付卻教想昆必勒格的孩兒俺巴孩管了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箇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温
今鄂爾順河那邊住的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塔塔兒解皆種姓一

種人俺巴孩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主因種姓亦兒堅
解百○主因亦兒堅五姓也字據蒙文增塔塔兒人拏了送與大金家大金家蒙
文爲乞塔敦𡐖㗖阿勒壇𧋍金合罕𨐨𧕻俺巴孩去時別速氏巴剌哈赤名字
的人說將回去說道你對合不勒皇帝的七箇兒子中間
的惚圖刺根前并我的十箇兒子內的合苔安太子根前
說我是衆百姓的主人爲親送女兒上頭被人拏了今後
以我爲戒你每將五箇指甲磨盡便壞了十箇指頭也與
我每報讐
那時太祖的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在斡難河放鷹見篾兒
乞塔尔氏氏的人名也客赤列都伊克乌特圖於斡勒忽訥鄂勒郭諾
特氏行取的妻引將來也速該把阿禿兒望見那婦人生
得有顏色隨即走回家去引他哥哥捏坤太子弟苔里台

斡惕赤斤來了

他兄弟每來到時也客赤列都見了恐懼卽便打著馬走過了一箇嶺轉過了一箇山背回來到他妻車子根前其妻說那三箇人的顏色好生不善必害了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這般婦人有也者你想我呵再取的婦人就喚做我的名字者說了就脫下衫兒與他做記念也客赤列都於馬上方纔接得衫兒見也速該把阿秃兒兄弟三人來了卽便打著馬逆著斡難河走了

也速該把阿秃兒兄弟三人隨後趕也客赤列都過了七箇山岡趕不上回來了將那婦人裏將去也速該牽著車子揑坤太子引路荅理台傍著車轅行那婦人名訶額侖烏格楞哭著說我的丈夫頭髮不曾被風吹肚腹不曾忍餓

如今走去呵怎生般艱難哭的聲將斡難河的水弁川裏林木都振動了苔里惕台斡勒赤斤對那婦人說你丈夫嶺過得多了水也渡得多了你哭呵他也不回頭蹤跡尋呵也不得見了你住聲休要哭因此上將回去與也速該把阿禿覘做了妻

因俺巴孩中合罕被拏時將中合苔安中忽圖刺兩箇的名字提說來上頭眾達達泰亦赤兀百姓每於中豁覘中豁納川今哈拉鄂納河發源庫讃里卡倫會巴勒集河同南流入敖嫩○據九卷太祖告木華黎之言此豁兒豁納川仍當在克魯倫河左右地面聚會著將中忽圖刺立做了皇帝就於大樹下做筵席眾達達百姓喜歡繞這樹跳躍將地踐踏成深溝了中忽圖刺做了皇帝同中合苔安太子往塔塔兒處報讐行了與關端巴剌中合札里不花兩人厮殺十三次不曾報得讐

與塔塔兒廝殺時也速該把阿禿兒將他帖木眞兀格幯理不花等擄來那時也速該把阿禿兒的妻訶額侖正懷孕於斡難河邊迭里温孛勒苔黑山下黑韃事略云忒木眞墓在瀘渚河側山水環繞相傳忒木眞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此即史所云起輦谷也據事略生葬同地之說言之則此迭里温孛勒苔黑山當與起輦谷爲一地○迭里温孛勒苔黑即源流之特里衮布勒塔干也親征錄作跌里温盤陀○回鶻語山曰苔合見史巴尔述傳此苔黑即苔合也儆饑飳○起輦谷在臚朐河側跌里温在斡難河邊似終不可合爲一地生了太祖太祖生時右手握著髀石般一塊血生了因擄將帖木眞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眞

訶額侖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帢撒兒哈薩尔一名帢赤温哈齒錦一名帖木格帖木格殆源流之諤楚肯歟一箇女兒名帖木侖帖木眞九歲時帢撒兒七歲帢赤温五歲帖木格三歲帖木侖女子正在搖車內有來

帖木眞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斡勒忽訥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眞做妻到扯克撒兒赤忽兒古名字的山兩間遇著翁吉剌氏人德薛禪岱徹辰○遼史耶律大石西行所經諸國有王紀剌默爾吉部王紀剌即翁吉剌默爾吉即蔑爾乞兩部之著稱久矣德薛禪問說也速該親家你往那裏去也速該說我往這兒子母舅斡勒忽訥氏索女子去德薛禪說你這兒子眼明面光有

我昨夜夢見一箇白海青兩手拏著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拏日月來到我手上必然好也速該親家原來你今日將這兒子來應了我的夢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乞顏蒙文作乞牙惕釋云人氏○史太祖本紀海都脫押剌伊而之難納眞率八剌忽怯谷諸民共立爲君後攻押剌伊而臣屬之列帳於八剌合黑河上形勢浸大彼

交怯谷即此乞顏寔奇渥之對音字也後文蒙格禿乞顏氏八剌忽即後文巴牙兀歹元史作伯牙吾者其民則今喀尔喀所屬之巴尔虎是其種也

俺翁吉剌家翁吉剌元史作宏吉剌亦作晃吉剌金史承安元年大鹽濼羣牧使移剌覩等爲廣吉剌部所敗死廣吉剌即晃吉剌即宏吉剌部矣在前日子裏不與人爭國土百姓但有顏色的女子便獻與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裏教坐有來

大凡結親呵兒孩兒便看他家道女孩兒便看他顏色也速該親家我家裏有箇女兒年幼小哩同去看來就引到他家裏去了

到他家裏見了他女兒生得好也速該心裏喜歡其女子十歲源流九歲大帖木眞一歲名孛兒帖布尔德當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該問他索這女子德薛禪說豈多遍索

了與呵便重少遍索了與呵便輕大凡女孩兒生了老在家裏的理無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留在這裏做女壻兩家相從了也速該說我兒子怕狗休教狗驚著就留下他一箇從馬做定禮去了

也速該回去到扯克扯兒的地面遼察察里部疑即此扯克扯兒遇著塔塔兒每做筵席因行得飢渴就下馬住了不想塔塔兒每認得說也速該乞顏來了因記起舊日被擄的冤讐暗地裏和了毒藥與喫了也速該上馬行到路間覺身子不好了行了三日到家越重了

也速該說我心裏不好我近處有誰當有察剌恰晃豁塔氏蒙文老人的子蒙力克○[illegible]古里克就喚來對說我兒子每幼小將帖木眞去做女壻回時被塔塔兒家暗毒害了我心裏好生

不好你兄弟每行嫂嫂行照覷的你知者我見子帖木眞
快與我取來說罷死了

元朝祕史卷一終

# 元朝祕史卷之二

嘉興沈曾植注

蒙力克依也速該去對德薛禪說也速該想帖木眞好生心疼教我來取德薛禪說旣是想呵教去見了便回遂引將回去了

那年春間俺巴中孩皇帝的兩箇夫人斡兒伯莎中合台祭祀祖宗時訶額侖去得落後了祭祀的茶飯不曾與訶額侖對說也速該死了我的兒子將來怕長不大麼道大的每的胙肉分子爲甚不與眼看看的茶飯不與了起營時不呼喚的光景做了也

斡兒伯莎中合台那兩箇夫人道你行無請喚的禮遇著茶飯呵便喫俺巴中孩皇帝死了麼道被訶額侖這般說

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每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

起行時塔兒忽吉蒙文影元本作台乞鄰禿黑脫朵延吉兒帖等

果然將他母子每撇下了當有察刺(剌)合(恰)名字老人勸時脫

朵延吉兒帖說道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不從他勸起了又

將察(磜)刺(剌)合老人脊背上刺了一槍

察刺(剌)合(恰)老人被傷在家裏臥時帖木眞來看他老人說你

父親收的弁俺眾人的百姓被他將去因勸他的時分被

他傷了帖木眞哭將出去訶額侖親自上馬教人拏了英

槍領著人去將一半人邀下了那一半邀下的人也不肯

停住都隨著泰亦赤兀去了

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將他母子撇下時訶額侖好生能事

拾著果子。掘著草根。將兒子每養活了。這般艱難時分養

得兒子每長成了都有帝王的氣象

訶額侖菜蔬養來的兒子都長進好了敢與人相抗爲奉養他母親上頭將針做鉤兒於斡難河裏釣魚又結網捕魚將母親奉養了

一日帖木眞(中)合撒(硯)兒別(克)帖兒(伯克 特爾)別(勒)古台(伯勒格 德依)四兄弟同坐釣魚時帖木眞釣得一箇金色魚兒他異母弟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兩箇奪要了帖木眞(中)合撒(硯)兒二兄弟回家對母親說我釣得一箇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了他母親說您兒弟每如何那般做譬諭說道除影兒外無伴當除尾子外無鞭子咱每受泰亦赤兀兒弟每的苦報不得時如何恰似在前阿闌娘娘的五箇孩兒般不和順您每休那般做

自那裏帖木眞中合撒舌兒兩兄弟不喜他母親說又說我昨
前射得箇雀兒也被他奪了今遭釣得箇魚又被他奪了
似這般呵一處怎生過說了兩兄弟將門簾子丟著出走
那時別克帖兒在小山上放馬坐著帖木眞自後隱著中合
撒舌兒自前隱著將箭抽著要射他時被別克帖兒見了說
泰亦赤兀兄弟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能報如何將我如眼
中的毛口中的梗容不得我死就死您休將我別勒古台
棄了說訖盤脚坐著等他的箭帖木眞兩兄弟自前自後
將別克帖兒射死了
帖木眞中合撒舌兒回到家裏他母親訶額侖見他兩箇孩兒
的顏色心裏覺了說道您初生時手裏握著黑血塊生來
您每如喫胞衣的狗般又如衝崖子的猛獸般又如忍不

得怒氣的獅子般又如活吞物的蟒蛇般又如影兒上衝
的海青般又如噤聲吞物的大魚般又如齩自羔兒後跟
的風駝般又如靠風雪害物的狼般又如趕不動兒子將
兒子吃了的鴛鴦般又如護窠的豺狼般又如不疑貳拏
物的虎般又如妄衝物的禽獸般您除影子外無伴當尾
子外無鞭子泰亦赤兀惕兒弟每的苦受不得讐怎生般
報得思想間您怎生過了又這般做如此將老人每的言
語引證著將他兒子每怪了

那般住間泰亦赤兀惕○岱叁郭特乞鄰𨞁勒禿黑說道原撇下帖
木眞母子每如今莫不似飛禽的雛兒般毛羽長了走獸
的羔兒般大了領著伴當來看帖木眞母子每見他每來
心上畏怕別勒古台於密林內將木頭折折剳做寨子又

將哈合赤溫帖木格帖木侖三箇小的藏在崖縫裏哈合撒兒與泰亦赤兀惕每相射鬪間泰亦赤兀惕大聲叫著說只將你哥哥帖木眞來其餘的人我不要因此帖木眞畏怕上馬走入山林裏去被泰亦赤兀惕看見了隨後趕到帖兒古捏名字的山行帖木眞鑽入密林裏去了泰亦赤兀惕每不能入去周圍守著

帖木眞在密林內過了三宿牽著馬出來時將鞦的鞍子脫落在地回去看呵扳胸肚帶依舊扣著說道肚帶扣著鞍子脫落呵猶可扳帶扣著鞍子如何脫落的莫不是天止當住我麼復回去住了三日又出來時密林口子帳房般一塊大白石倒下塞著帖木眞說莫不是天止當我麼又復回去住了三日前後共住了九日無喫的茶飯說道

這般無名如何死了不如出去將塞住口子石邊的木用
削箭刀子割開牽著馬下山來被泰亦赤兀惕守的人拏
將去了
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將帖木眞拏去於他百姓內傳了
號令教每營裏住一宿徇著行時正當四月十六日泰亦
赤兀惕每於斡難河岸上做筵會日頭落時散了此時教
一箇年小軟弱的人守著帖木眞帖木眞見人散了將那
年小弱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斡難河邊林
內卧著恐怕人見又入斡難河水的溜道裏仰卧著身在
水裏但露出面來
那箇失了人的人大聲叫著說拏住的人脫走了麼道叫
時散了的泰亦赤兀惕聚來著白日般月明裏斡難河邊

樹林裏揀排著尋帖木眞在溜道裏卧著速勒都孫蘇勒德遜

姓氏鎖兒罕失剌托尔干沙喇名字的人經過尋時正見著說

道正爲你這般有見識了所以上泰亦赤兀惕兄弟每妒

害你你謹愼只那般卧著我不告你那般說了過去了

泰亦赤兀惕每再回排尋共說時鎖兒罕失剌再說你每

白日裏失了人如今黑夜裏如何尋的再回原行的路上

去將不曾見處仔細排尋了散著明日再聚著尋這帶枷

的人那裏去這般說了再回去尋時鎖兒罕失剌再經過

對帖木眞說我每只這一遍排尋回去了明日再來尋如

今我每散了後你自尋你母親兄弟去若見人時休說我

見你來說訖過去了

他每散了後帖木眞心裏想著說昨前每營裏輪流著教

看守我時鎖兒罕失剌家裏宿呵他的沈白泰拜○沈白泰拜譯音不合當改○按泰當作秦赤老温齊拉袞名字的兩箇兒子心裏憐憫我夜裏與我脫了枷教散宿來如今鎖兒罕失剌將我見了又不肯對人說幾次經過去了如今只他那裏去必救了我所以順著斡難河尋鎖兒罕失剌去了

他家的記號打馬奶子自夜到明聽著這記號行呵聽得打馬奶子聲到他家裏入去呵鎖兒罕失剌說我教你尋你母親兄弟去你如何又來他的沈白赤老温兩箇兒子說雀兒被龍多兒至元譯語籠奪日獨林及籠奪郎此龍多○蒙古改云蒙古有異鳥名龍脚身大如鶉性極凶猛羽毛灰色眼上生青色冠足綴堅甲刀矢不能入按此鳥當生漠北近邊罕見之龍脚即林及異文也趕入叢草去呵叢草也能救他性命草尚能如此咱每行來的人不能救他呵反不如叢草所以將帖木眞枷開

著燒了於他後面盛羊毛的車子裏藏了分付他合荅安
錫魯郭干 哈塔干 名字的妹子看著說任誰行休對他說
第三日泰亦赤兀惕兄弟每說帖木眞莫不是人藏了他
將俺自火裏搜一搜於是搜到鎖兒罕失剌家房裏車裏
牀下都搜遍了落後搜到載羊毛的車上將車門內的羊
毛撅出撅到車後時鎖兒罕失剌說似這般熱天氣羊毛
裏若有人如何當的搜的人所以下車去了
搜的人去了後鎖兒罕失剌對帖木眞說你險些將我斷
送得煙消火滅如今你母親兄弟行尋去與了他一箇無
鞍子甘草黃白口不生駒的騍馬再煮熟了一箇喫兩母
乳得肥羔兒皮桶裏盛著與了馬妳子更與了一張弓兩
隻箭不曾與他火鐮這般打發教去了

帖木眞去了到他原把的寨子處蹤跡逆著斡難河踏將
去了有乞沐兒中合名字的河今齊母不喀河西通著斡難河見那
小河邊有行的蹤跡就逆那小河尋將去那小河邊有別
帖兒名字的山那山根前有中豁兒出恢名字的孤山那裏
與他母親兄弟每相遇著了
帖木眞那裏相遇著了又去不見中罕山前有古連勒古名
字的山那山裏有桑沽兒河河邊有中合剌只舌魯格名字的
小山有箇青海子做營盤住其間打捕土撥鼠。野鼠。喫著
過活了。
一日帖木眞的慘白騸馬八疋在家被賊刼將去了又有
一箇甘草黃馬他兄弟別勒古台騎著捕土撥鼠去了到
晚馱著土撥鼠回來帖木眞說我的馬被人刼去了撒博不朮

傳盜馬者為要兒斤源流以為泰赤烏氏非也說了別勒古台說我趕去中合撒兒

說你不能我趕去帖木眞又說您都不能我去就騎著那

甘草黃馬踏著那八箇馬的掃道襲將去行了三宿那一

日清早路上多馬羣中見一箇爽利後生擠馬乳問他你

曾見慘白騸馬八疋來麼那後生說今早日未出時有這

樣八疋馬自這裏趕過去了去的蹤跡我指與你說了他

將帖木眞騎的馬放了換與他一箇黑脊白馬騎了他也

不去自家裏將他擠乳的皮桶皮斗藏草蓋了對帖木眞

說你來好生艱難男子的艱難都一般我與你做伴一同

趕去我的父名字喚做納中忽伯顏阿郛巴延止有我一箇兒子

我的名喚做孛斡兒出郭博不濟○元史博爾朮傳阿兒剌氏始祖勃端察兒父納忽兒闌

然則孛斡兒出亦孛兒只斤之族阿兒剌氏即前阿魯剌

惕之異文也後文孛斡兒出之弟自阿魯剌種分來正作

阿魯剌〇據傳孛斡兒出時年十三歲源流太祖是年十七歲䟾諱倧𨃏憮甌鉡金說了後踏著蹤跡又行了三宿至日晚時到一箇百姓圈子行見他那八箇馬在圈子外立著帖木眞說伴當你這裏立著我去把這馬趕出來孛斡兒出說我旣與做伴來了如何我這裏立一同跑著馬入去將馬趕出來了
隨後人每陸續趕將來一箇騎白馬的人手裏執著套馬竿將次趕到根前孛斡兒出說你弓箭將來我與他厮射帖木眞說爲我的上頭恐傷著你我與他厮射便回去與他厮射那騎白馬的人將套馬竿指著帖木眞說立住了隨後那賊每的伴當也都趕將來見日落黃昏天色黑了那後來的人都立住著落後了
那夜兼行了三晝夜回到納忽伯顏處帖木眞對孛斡兒

出說不是你呵我這馬如何得咱兩人可以分凡文中咱字蒙文並爲必搭你要多少孛斡兒出說我見你辛苦著來所以濟助做伴去如何做外財般要你的我父親只我一箇兒子置的家財與我儘勾我不要你的若要你的呵與你做伴來的濟甚事說了

到納中忽伯顏家裏姚旅露書風篇下記蒙古語百數十條云擺彥富也鬼剌七窮也後九卷太祖謂孛斡兒出你父納忽伯顏有家財然則伯顏者富人之謂歟擺彥即伯顏也語解諸伯顏並譯改巴延解曰富也見他爲失了兒子孛斡兒出垂著淚哭忽然見他每到了將他兒子看著一邊廂哭一邊廂怪他兒子孛斡兒出說我不知爲甚麼見這好伴當艱難著來便與他做伴去了來如今來了也說訖走著馬去將原蓋下的擠乳的皮桶皮斗來了殺了一箇喫二母乳的肥羔兒又皮桶裏盛了

馬妳子馱的般整治了與帖木眞做行糧納忽伯顏說你兩箇年小的常相顧盼明後休相棄帖木眞辭去行了三晝夜到桑沽兒河邊家裏他母親訶額侖幷合撒兒兄弟每正愁間見他回來好生歡喜了

初帖木眞九歲時與德薛禪的女兒孛兒帖兀眞哈屯○此兀眞蒙文作兀只兀眞兀只皆藕琴之轉音語變即扣肯也至元譯語作沃勤釋云女孩兒相離了來此時與弟別勒古台順著客魯漣河尋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忽山兩間尋著德薛禪家德薛禪見了帖木眞好生大歡喜說知得泰亦赤兀兒弟每嫉妒你我好生愁著絕望了來今日僅得見你說了將孛兒帖女兒與帖木眞做了妻德薛禪與他妻搠壇同送帖木眞夫妻回去了到客魯漣河兀剌黑吸勒的邊隔德薛禪回家來了搠壇直送他

女兒到帖木真家裏
搠壇送他女兒到帖木真家回去了後帖木真欲要孛斡
兒出做伴使別勒古台喚去孛斡兒出見了別勒古台又
不對他父說騎著箇拱脊黃馬馱著箇青毛襖子與別勒
古台一同來了自那裏做伴後再不能相離 源流太祖是年十七歲
自桑古兒河邊起了到客魯漣舌河源頭不兒吉名字的地
岸根前做下營盤住了搠壇的女孛兒帖兀真行上見公
姑的禮物將一箇黑貂鼠襖子有來帖木真說在前俺的
父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
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黑林子裏住著我將這襖子與
他於是帖木真兄弟三箇將著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
木真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契合便是父親一般今將

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王悍得了襖子大歡喜著說道你離了的百姓我與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與你完聚我心下好生記著說了

元朝祕史卷二終

# 元朝祕史卷之三

嘉興沈曾植注

帖木眞自那裏回著到家有札兒赤兀歹老人自蒙文注人名不兒罕山前背著打鐵的風匣引著者勒篾者勒篾之父即速則額台父也史速不台父名哈班名字的兒子來說道你當初在迭里温孛勒荅合孤山也地面生時我與了你一箇貂鼠裏兒襖有來者勒篾兒子曾與了來爲幼小上頭我將去養來如今這兒子教與你韝鞍子。開門子。說著與了

住間一日清早蒼黃將明的時分訶額侖母親家使喚的老婦人說母親母親疾快起來田地顫動的聲聽得有莫不是曾擾害咱每怕了的泰亦赤兀惕兒弟每又來了母親疾快起來說了據後文王罕言去年你將貂裘子來云云則此事在己亥

訶額侖母親說兒子每行疾快喚覺起來說了訶額侖隨即起來了帖木眞兄弟每隨即起來了訶額侖帖木眞合撒兒合赤溫帖木哥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孛斡兒出者勒篾每人騎了一匹馬帖木侖是他母親馬上抱了獨帖木眞准備一箇從馬孛兒帖夫人蒙文孛兒帖夫人並作孛兒帖兀者無馬騎了

帖木眞弟兄每隨即上馬到不舌帖而罕山上去了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欲將孛兒帖夫人要藏教坐在黑車子裏黑車子見唐書五代史記著箇花牛駕著車子逆著騰格理小河行了行間天氣昏暗將明時迎著前面有一火軍來到根前問說甚麼人那老婦人說我是帖木眞家於大家裏翦羊毛去來我如今回家裏去那軍每說帖木眞家裏有也無離

這裏多近遠老婦人說家呵不遠我自後房子起來來了未知帖木眞家裏有無這般說了今通格勒在肯特山西當時帖木眞弟兄入不兒罕山孛兒帖自當尋蹤相跡不能昇道西行疑元時不兒罕山兼有今肯特巴彥集魯克於中不獨巴尔哈河南山也〇據後與王罕合兵一節則統格黎實當在今巴尔哈嶺左右疑是克魯倫源別名非通勒克河也今車臣汗右翼中左旗駐牧之地日騰格里克西距僧庫尔河不百里東北距巴尔哈亦然右旁有小水日科魯𢉉圖左有水日塔尔集尔吉疑統格黎河也

那軍每去了後豁阿黑臣名字的老婦人打著駕車的花牛欲要疾快行將車軸折了欲待要步行走入山林去時間那軍每隨即將著別勒古台的母捎在馬上疊騎著到來了說道這車裏有甚麼人豁阿黑臣老婦人回說載著羊毛有那軍說兒弟每下馬看於是那軍下馬將車門拉開看呵見裏頭一箇年少婦人坐著有就拖下車來同那

老婦人馬上馱了就襲著帖木眞歸道上不舌而中罕山去了
那軍自帖木眞後襲著繞不舌而中罕山三遍拏不得這廂那
廂要取直路趕呵都遇著陷泥密林行不得入只得自後
趕著因此拏不得了那軍每原來是三種篾兒乞人一種
是兀都亦惕篾兒乞脫黑脫阿一種是兀洼思篾兒乞荅
亦兒兀孫一種是中合阿惕篾兒乞中合阿台荅兒麻剌這三
種篾兒乞爲在先也速該於赤列都根前奪要訶額侖冤
讐如今報來那篾兒乞共說道奪要訶額侖的讐已將帖
木眞的妻拏了這讐也報了說訖下山回家去了
帖木眞未知篾兒乞是實回去是潛伏著使別勒古台孛
斡兒出者勒篾三人自後察探去了三宿見篾兒乞遠了
帖木眞纔下山來椎胸告天說因中豁阿黑臣老母如黃鼠

狠般能聽鈠鼠般能見的上頭我所以躲得過我的小性命被不而(舌)罕(中)山遮救了這山久後時常祭祀我的子孫也一般祭祀說訖向日將繫腰掛在項上將帽子掛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將馬奶子酒奠了

那些說了於是帖木眞合(中)撒兒(舌)別(勒)古台三箇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脫斡鄰(舌)(勒) 王罕(中)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篾兒乞(惕) 每將我妻子每擄著要了皇帝父親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麼道王罕(中)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我曾說離散了的百姓我與你收聚我心上常記著有來我如今依著那言語將篾兒(舌)乞(惕) 每滅著你妻孛兒(舌)帖還救與你你可教札木合(中)兒弟知道他在豁(中)兒(舌)豁(中)納(黑) 主不兒(舌)地面裏住著此豁兒豁納與前立忽圖剌處疑非一地當在今哈拉河上〇金史語解珠卜奇沙洲也

其至音為豬禰㑧○龍沙紀略詩注札布噶河札布噶譯言流沙也札布噶即珠卜奇龍沙紀略譯蒙語葢此稱滿蒙同也其云珠卜奇札布噶箇言阻卜若主不兒之讀則當從豬禰㑧取之古所謂處月朱邪仲雲衆㷉亦由此可得其音概也鍾讀鄂、動鶵、董續貝伊籽鴉覵、我這裏起二萬軍馬做右手教札木中合起二萬軍馬做左手相約會的日子教札木中合定奪來

帖木眞兄弟三箇回到家了帖木眞使中合撒舌兒別勒古台往札木中合行去教對他說我的妻子被篾舌兒乞惕每擄要了咱每本是一宗族的人這等冤讐如何報又將王中罕的言語說將去了中合撒舌兒每將前頭的言語對札木中合都說了札木中合說我也聽得帖木眞妻被人擄了我心上好生痛如今這三種篾舌兒乞惕脫黑脫阿在不兀刺客額舌兒地面裏有親征記王罕伐篾兒吉陣於不刺川不刺川即此不兀刺客額兒也歹亦舌兒兀孫在斡舌兒洹薛涼格河兩間塔勒中渾阿舌剌勒的地面裏

有帖合阿台荅舌兒馬剌在帖合舌剌只客額舌兒地面裏有色楞格河北鄂不坤河口之西有哈不集蘇台河卽合剌只客額兒矣○後十一部既敗之後脫黑脫阿圬薛涼格河歸其本部咱每可用豬鬃草拴做筏子徑直渡過勤勒帖豁河勤勒豁河卽今齊蘭河在敖嫩源北下流入鄂爾坤河其西有布拉卡倫卡倫西有布拉河卽脫黑脫阿所居之不兀剌地矣到篾舌兒乞惕脫黑阿地面裏自他房子的天窗處入去一般

將他百姓可盡絕擄了

札木帖合再說你對帖木眞王帖罕兩箇說我已自整搠軍馬王帖罕哥哥上馬時就經過不舌而帖罕帖合勒墩山前史闊闊傳本篾尔吉氏部族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驍勇善騎射諸部皆僤之不里罕哈里敦卽此不而罕合勒敦也與帖木眞一同來於孛脫帖罕孛斡舌兒只的地面裏相會帖木眞安荅的百姓在我這裏有這百姓行起一萬軍我自起一萬軍共二萬軍上馬逆著斡難河來孛脫帖罕孛斡舌兒只的

地面裏一同相會說著去了

中合撒舌兒別勒古台回來將札木中合的言語對帖木眞說了

又王中罕處說將去了王中罕聽了札木中合的言語便教二萬

軍上馬從不舌兒中罕合勒墩山前指著客魯舌漣河不兒吉岸

邊行了此時帖木眞在不兒吉岸行住知得王中罕大軍從

此經過起移了逆著統格黎克河到不舌兒中罕山前塔納小

河（塔納小河今特納河也發源巴不哈嶺西流入克魯倫河）邊下了帖木眞自那裏出

軍王中罕一萬他的弟札中合敢不一萬共二萬在乞沐舌兒中合

河邊阿因勒中合剌合納名字的地面下著時帖木眞與他

每相合了

帖木眞王中罕札中合敢不三箇自那裏相合了起去往斡難

河源頭原相約會處孛脫中罕孛斡舌兒只的地面裏到時札

木中合已自先到了三日見了王中罕每的軍札木中合將他二萬軍整搠立著王中罕每也將他的軍整搠著到來都相認得了札木中合說約會的日期雖是有風雨阿也必要到會這般說來咱達達每答應了的話便是誓一般若不依著呵同伴裏也不容共說來王中罕說道約會的地面裏我是後到了三日札木中合兄弟怪的罰的從你這般說了

自孛脫中罕孛斡兒只地面起程至勤勒中豁名字的河邊拴筏子渡了到不兀中剌地面將脫黑脫阿妻子百姓盡絕擄了脫黑脫阿睡的時間也可以拏得來因渡勤勒中豁河去河邊有脫黑脫阿打魚捕獸的人連夜先去報知所以脫黑脫阿就與歹亦兒兀孫幾箇人罄身順著薛涼格河走入巴兒中忽眞今俄羅斯褋拜噶爾斯科部拜噶爾湖東南岸色棱格入湖水口之北有城日巴爾古靜

赫儘鉡楨即此巴不忽眞也
何顧船以爲唐拔曳固地
地面裏去了

那篾舌兒乞惕百姓連夜順薛涼格河荒忙走的其間咱的軍每也緊隨著就夜裏擄掠行間帖木眞於那走的百姓內喚他妻孛舌兒帖名字孛舌兒帖在那百姓內聽著認得是帖木眞的聲音跳下車來與舌豁阿黑臣老婦人一同走來帖木眞馬根前拏住轡繩此時有月明都相認得了帖木眞當夜便使人對王罕帖札木合兩箇說我尋的人已自得了咱每夜裏且休行可就這裏下營說將去了當時就那裏下了營漫散走的篾兒乞惕百姓每也下營宿了孛舌兒帖兀眞行救將來的緣故是這般

初兀都亦惕脫黑脫阿兀洼思歹亦舌兒兀孫帖合阿台荅舌兒馬剌這三種篾舌兒乞惕領著三百人來時爲在前脫黑脫

阿的弟赤列都他妻訶額侖被也速該奪要了因此來報

讐繞了不(舌)而(中)罕山三遭拏不得帖木眞只得了孛兒帖將

去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舌)兒力士為妻今次軍馬到赤(勒)

格(舌)兒懼怕逃出去時說道我如箇黑老烏般命分裏只可

喫殘皮卻想要喫雁與鵚鶬因這般惹了孛(舌)兒帖夫人如

今眾篾(舌)兒乞(惕)百姓行做了禍那禍將到我頭上來也了

著獨自的性命黑暗窄狹處鑽入去呵可以遮救得麼道

說著逃走去了

只拏得(中)合阿台荅(舌)兒(馬)剌將板枷枷了照直往不(舌)而(中)罕山

前行了(勒)古台的母人告與他說那營裏有別(勒)古台

取去呵自門右裏入去他母親穿著破羊皮衣自門左裏

出去了外前對人說我聽得兒子每做了王子(云我聽得兒子們做)

了王子則以前非王子可知然則太祖爲篾兒吉所掠之後收合人民結集徒衆故能與王罕札木合同出軍此中當有經營時日非必方被掠即復仇也 我這裏配了歹人兒子每行面皮如何見得說了走入密林裏去到了不曾尋得著別(勒)古台爲那般但見篾兒(舌)乞人呵教髑頭箭射著說道將我母親來原曾來不而(舌)罕(中)山圍繞了三遭的那三百人每盡數殄滅了他的其餘妻子每可以做妻的做了妻做奴婢的做了奴婢

王罕(中)札木合(中)兩箇根前帖木眞知感著說王罕(中)父親札木合(中)安荅因你兩箇與我做伴天地與我添氣力男子的冤讐得報所以將篾兒(舌)乞百姓每殘毀了妻子每擄掠了咱如今回去共說了

初兀都亦(惕)篾兒(舌)乞(惕)荒走時營盤裏撇下一箇五歲的

小兒子名字喚做曲出那兒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著
一件粉皮水貂鼠接來的衣裳戴一箇貂鼠皮帽穿一雙
鹿蹄皮的靴軍馬到時拾得將來做人事與了訶額侖母
親
帖木眞王中罕札木中合三箇相合著將篾舌兒乞惕達達房子
推倒了好婦人擄掠了後回時自斡舌兒中罕薛涼格河兩間
塔勒渾阿剌勒地面退了帖木眞札木中合望著中豁舌兒中豁納
黑主不舌兒地面回了王中罕從不舌兒中罕中合勒敦山背後經過
訶闊舌兒禿主舌兒不中合察兀舌剌禿速卜赤惕忽里牙禿速卜
赤惕三處地面史本紀卷二有忽魯班雪不只地語解改固不班蘇巴克釋曰固不班三也蘇巴克溝也雪不只與此速卜赤惕對音切近則此兩速卜赤惕亦當釋爲溝歟就打圍望著土兀剌
河的黑林回去了

帖木眞札木中合兩箇到中豁舌兒中豁納黑主不舌兒地面一同下了想著在前契合時交換物的意思又重新親愛咱共說了初做安荅時帖木眞十一歲於斡難河冰上打髀石時札木中合將一箇麅子髀石與帖木眞帖木眞却將一箇銅灌的髀石回與札木中合做了安荅在後春間帖木眞札木中合各用小木弓射箭時札木中合將一箇小牛的角粘做響髏頭與了帖木眞帖木眞也將一箇柏木頂的髏頭與了札木中合兩次做了安荅的緣故是這般

帖木眞札木中合說聽得在前老人每言語裏說但凡做安荅呵便是一箇性命般不相舍棄做性命的救護麼道相親愛的道理是那般如今再重新契合相親愛者共說了

帖木眞將篾舌兒乞惕處擄得的金帶與札木中合繫了又將

擄得數年不生駒的馬與了札木合也將篾兒乞惕歹亦兒兀孫處擄得的金帶與了帖木眞又將擄得有角的白馬與了于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面忽勒荅合兒崖子前鬔鬆樹下做了筵席夜晚共被宿有來

帖木眞札木合兩箇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云與札木合同住一年半則丁未戊申年事也然篾兒吉事要當在丙午前知者太宗崩於辛丑年五十六則其生年當爲丙午太宗有兒朮赤察阿歹後文察阿歹譏朮赤是篾兒吉帶來的是朮赤生於孛兒帖被擄復歸後也假令孛兒帖夫人三年三乳朮赤之生亦當在甲辰以前破篾兒吉更先於此不待言矣詳繹前後事語破篾兒吉至帖木眞立國必不僅三年間事容帖木眞與札木合分背之後更歷歲時而後自立國也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帖木眞札木合一同車頭前行行間札木合說咱每如今挨著山下放馬的得帳房住挨著澗下放羊的放羔兒的喉嚨裏得喫的帖木眞噤聲立住落後

等他母親訶額侖來時將札木合前頭的言語說了道那
言語我不曾省得也不曾回他話特來問母親他母親未
言語孛兒帖說札木合安荅人曾說他好喜新厭舊有來
如今咱每行厭了也恰纔的言語莫不欲圖謀咱每的意
思有咱每休下就夜兼行著善分離了好

元朝祕史卷之三終

# 元朝祕史卷之四

嘉興沈曾植注

帖木眞道孛兒帖說的是依著不曾下連夜兼行來問路從泰亦赤兀惕每處經過據後文十一部敗後歸路泰亦赤兀惕在斡難河上其泰亦赤兀惕每驚起當夜却回札木合處去了營盤裏撇下一箇闊闊出名字的小兒子咱每軍人拾得與訶額侖母養活了

那夜兼行到天明看呵札剌亦舌兒種的人中合赤溫中合舌剌中孩中合舌闌勒歹這三箇脫中忽舌剌溫兒弟每也隨著來了再塔舌兒中忽種的人中合荅安荅勒都舌兒中罕等兒弟五箇也來了再乞顏種的人蒙格禿與他兒子翁古舌兒等後皆汪古兒又同敞失兀惕巴牙兀的兩箇種姓的人也來了再一種巴魯舌剌的

人中惚必來中惚都思一種忙中惚的人哲台多中豁勒中惚兒弟每

也來了再孛斡舌兒出的弟斡歌連自阿魯舌剌種處分來了

者勒篾的弟察兀舌兒中罕速別額合自兀舌良中合種處分離著

也來了再一種別速的人迭該窟出沽舌兒一種速勒都的

人赤勒古台塔乞 史阿塔海傳遜都思人祖塔海拔都兒 從太祖同飲黑河水疑塔乞卽後塔孩

亦卽史之塔海而 遜都卽速都也 泰亦赤兀歹一種札剌亦舌兒的人薛扯

朵抹黑阿舌兒中孩中合撒舌兒巴剌 征西域之巴剌卽此人札 黑牙兒台卽札剌亦兒也 更

帶兩箇兒子也來了再一種中晃中豁壇的人雪亦客秃又有

速客客 速客客以下四人非晃豁壇氏曰又有者明不蒙 上文也據後卷十三晃塔合兒卽此晃荅豁兒蒙

文云朵籠吉兒氏又速客該親征記作雪也該 卽元史麥里傳之雪里堅那顏徹兀臺氏可證 者該中晃荅

中豁舌兒名字的人連他兒子速客該 據卷九 是一人 者溫揑兀歹 據 後

文察舌合安之子納鄰脫斡鄰言我的兄弟揑古思散在各 部落中欲收集語意與汪古兒欲收集巴牙兀惕姓兒弟

正同則揑兀歹是察合安不注之姓輟耕錄察哈安不注蒙古七十二種有担古歹担卽揑字之誤也

名字的人也來了再一種斡勒忽訥的人輕吉牙歹一種

幹羅刺的人薛赤兀兒一種朵兒別的人抹赤別都溫別都

溫見卷十蒙文作別都兀九十五功臣中倒溫恐卽此人一種亦乞列孫的人不圖元史作孛禿有傳○亦乞列孫亦作亦啟列氏不圖之父曰阿失見虞集駙馬昌王世德碑

就隨著也來了再一種那牙乞的人種篩一種斡羅納的

人只兒幹安一種巴魯刺思的人速忽薛禪合剌察兒一

同他兒子每也來了再一種巴阿鄰的人幹兒赤兀孫老

人闊闊搠思與篾年巴阿鄰種的人一圈子也都來了

幹兒赤來著說我賢能的祖孛端察兒拏得婦人處同胞

生了札木合弁俺的祖於札木合行不合分離的是來因

神明告的上頭教我眼裏見了有箇慘白乳牛來札木合

行繞著將他房子車子觸著折了一角那牛於札木中哈處揚著土吼著說道札木中哈將我角來又有箇無角犍牛拽著箇大帳房下椿順帖木眞行的車路吼著來說道天地商量著國土主人教帖木眞做我載著國送與他去神明告於我教眼裏見了帖木眞我將這等言語告與你你若做國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眞說我眞箇做呵教你做萬戶中豁舌兒赤說我告與你許多道理只與我箇萬戶呵有甚麼快活與了我箇萬戶再國土裏美好的女子由我揀選三十箇為妻又不揀說甚言語都要聽我

再格泥格思種的人忽難等此諸人後多叛去者升荅舌里台斡惕赤斤又札荅剌種的人木勒中合勒中忽及撒中哈亦惕種的人蒙文撒合亦惕上有溫眞二字注云人名撒合亦惕即聖武紀之撒合夷又有主舌兒乞種的人莎

說合禿主說兒乞帶他兒子撒察別乞泰出又揑坤太子的兒子忽察說兒別乞又忽禿剌皇帝的兒子阿勒壇斡惕赤斤都和圈子自札木合處分離著帖木真在乞沐說兒合小河阿亦惕合剌合納地面下時來相合了自那裏起去又到古列勒古地面裏桑沽說兒河行合剌主魯格地面闊闊納語說兒名字的海子處下了桑沽兒河即水道提綱之孫可勒河胡地圖之僧庫尔河也其西有無名海子一當即是闊闊納浯兒即[illegible]清海憲宗四年會諸王於顆顆腦兒之西亦此地阿勒壇忽察說兒撒察別乞衆人共商量著對帖木真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擄得美女婦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野獸行打圍呵俺首先出去圍將野獸來與你如厮殺時違了你號令并無事時壞了你事呵將我離了妻子家財廢撇在無人烟地面裏者這般盟誓了

立帖木眞做了皇帝號成吉思

成吉思做了皇帝 源流成吉思即汗位年二十八歲在己酉金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也源流敘事先後多不可憑若此事太祖之年或當有本姑記以備考〇據肅州文殊寺碑稱眞吉思皇帝即位之年降生乂合歹則太祖即位當在丙午以前源流紀年不足憑

教孛斡舌兒出弟斡歌來同中合赤温哲台多中豁勒中忽四人帶了弓箭汪古舌兒雪亦客禿中合荅安荅勒都舌兒中罕三人管了飲膳迭該管牧放羊隻古出沽舌兒管修造車兩多歹總管家內人口又教中忽必來赤勒古台中合舌兒中孩脫中忽舌剌溫三人同弟中合撒舌兒一處帶刀弟別勒古台與中合舌剌勒歹脫中忽舌剌溫二人掌馭馬泰亦赤兀歹中忽圖抹舌里赤抹赤即前木惕中合勒中忽三人管牧養馬羣又分付阿舌兒該中合撒舌兒中孩速客該察兀舌兒中罕四人如遠箭近箭般做者速別額台勇士說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鴉般聚

集荅馬氈般荅護遮風氈般遮當試那般做者
那裏成吉思又對孛斡舌兒出者勒篾二人說我以前無伴
當時您二人首先與我作伴我心裏不忘了如今與這衆
人爲長著再對衆人說您衆人離了札木中合想著來我根
前若天地護祐阿您老的每久後都是我吉慶的伴當說
著都委付了
成吉思既做了皇帝差答中孩速客該往客列亦惕種的皇
帝脫斡舌里勒行去脫斡舌里勒說帖木眞做了皇帝好生是
您達達每若無皇帝呵如何過您每休把原商量的意思
壞了這般說將來了
成吉思又差阿舌兒中孩中合撒舌兒察兀舌兒中罕往札木中合處去札
木中合說您每對帖木眞根前的阿勒壇中忽察舌兒說帖木眞

安荅俺兩箇因他離間著教分離了當初在一處時您如何不立帖木眞做皇帝如今不知想甚麼却立做了皇帝您當教帖木眞安荅心裏安著您於帖木眞根前好好做伴者

後札木中合的弟紿察兒（聖武紀作禿台察兒史同○卷九作台察兒則紿字誤）於札刺麻山前斡列該不刺中合（聖武紀作玉律哥泉斡列該即玉律哥不刺合泉也）地面住成吉思的伴當拙赤荅舌兒馬刺（聖武紀作搠只塔兒馬刺史止稱搠只）在撒阿里（史及聖武紀並作薩里河）地面住紿察兒將拙赤荅舌兒馬刺的馬羣搶了他的伴當不敢趕去拙赤荅舌兒馬刺獨自襲將去夜間到他馬羣邊伏在馬鬃上將紿察舌兒脊梁射斷將他馬趕回來了

札木中合因爲射殺他弟紿察舌兒領著他一種幷十三部共

三萬人越過阿剌兀惕上兒中合兀的嶺要與成吉思厮殺時成吉思在古連勒古的地面裏有亦乞列思種的人木勒客脫塔黑孛羅勒歹二人來報成吉思知了於是他的十三圈子內也起了三萬人迎著札木中合到荅闌巴勒主惕地面對陣成吉思被札木中合推動退著於斡難河哲列捏地面狹處屯札了札木中合於是回去將赤那思至元譯語赤那思狼也太祖最先駐蹕於此其後因以此爲大斡尔朶本紀至元二十九年晉王甘麻剌出鎮大斡尔朶大德六年薨也孫帖木兒襲封仍鎮北邊至治二年立爲皇帝郎位於大斡尔朶鄭州洞林寺藏經記碑陰列刻所奉聖旨皇帝吉自大都來帝師吉自大都大寺來也孫帖木兒旨自赤那思來是大斡尔朶郎在赤那思地面已克魯倫河源有集隆河與赤那思音相近地望亦相準疑郎其地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鍋都煑了又斫斷捏兀歹察中合安的頭馬尾上拖著去了那裏札木中合回了後兀魯兀惕種的主兒扯歹蒙古游牧記喀喇沁

旗出元太祖功臣札尔楚泰之後姓烏梁海氏札尔楚泰即主兒扯歹也與忙中忽種的中忽余勒

荅舌兒各引著他一族離了札木中合太祖行來了又中晃中豁壇

種的蒙力克也引著他七箇子來了太祖因這些百姓來

了喜歡著於斡難河邊林裏做筵席先於訶額侖弁中合撒

舌兒撒察別乞史薛徹別吉等行放了一甕馬奶子再於撒察別

乞小娘額別該行也放了一甕因此上豁里真中忽兀舌兒臣

兩箇娘子說俺根前如何不先放將廚子失乞兀舌兒打了

失乞兀舌兒說也速該把阿都舌兒捏坤太子死了的上頭被

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此段情事元史較明晰

那筵席時太祖教別勒古台在外拏馬據源流此事在壬子太祖三十一歲

金明昌三年就整理事主舌兒乞處教不舌里孛闊整治元史作播里有

中合荅斤的人來偷轠繩被別勒古台拏住不舌里孛闊護那

人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別勒古台也不以爲事流血行間太祖於樹影下看見問你如何被他這般做別勒古台說雖傷了不曾十分重爲我上頭弟兄每休惡了太祖不聽將樹枝折折又抽出撞馬乳的木椎厮打把主(舌)兒乞勝了又把豁里眞(中)忽兀(舌)兒臣兩箇娘子奪將來他每却來商和將兩箇娘子還與了以後使臣相往來問大金因塔塔(舌)兒篾古眞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敎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着浯(渺)札河將篾古眞薛兀(勒)圖襲著來太祖知了

太祖說在前塔塔(舌)兒將我祖宗父親廢了的寃讐有麼道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舌)鄰說如今金國差王京將塔塔(舌)兒篾古眞等逆著浯(勒)札河襲將來

也他正是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舌鄰許了軍馬整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舌兒乞種的撒察別乞撒察別乞本紀作薛徹別吉金史本紀承安三年斜出請置榷場爪不佳清臣傳明昌六年大軍攻北部回屬部色徹掩其輜重清臣使人責其賧罰北阻韈由是叛去斜出色徹對音並與薛徹撒察同蓋郎此人矣泰出將這報讐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以金史對照知薛徹別吉不會兵而潛掠輜重以分戰利宜為太祖所惡且亦乘金人之責其叛而翦除之太祖遂與脫斡舌鄰引軍順浯勒札河今烏尔匝河與王京夾攻塔塔舌兒時塔塔舌兒在忽速禿失禿延地面聖武紀作忽刺禿失圖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舌鄰攻破將塔塔舌兒篾古真薛兀勒圖殺了蔑古真薛兀勒圖本紀作蔑兀真笑里徒王京本紀作完顏襄據金史襄傳北部用兵襄凡再出一在承安元年一在二年元年之戰追奔至斡里匝河降其部長斡里匝河即浯勒札河本紀所謂逐之北走即襄傳所稱追奔也篾古真薛兀勒圖既被殺無復有可降之部長而是役太祖受札兀忽里名分王罕受王號

然則所謂降金之部長即太祖與王罕耳其二年之戰則宗浩傳詳之所謂北部再叛宗浩出泰州大破哈達禮占楚璋縣 跐光嘉喇諸部即此書之合荅斤散只兀翁吉剌諸部也 或疑金史所稱阻轐專謂塔塔里非也完顏襄與阻轐戰敗之追至斡里匝河而塔塔里部長爲太祖與王罕夾攻所殺果阻轐專指塔塔里則塔塔里自此亡矣何以宗浩次年復與阻轐戰乎阻轐蓋總衆達達名之非止一部一姓也

金國的王京知太祖與脫斡鄰勒將塔塔兒惕寨子攻破殺了篾古真等大歡喜了與太祖札兀忽里的名分脫斡鄰勒王的名分王京又對太祖說殺了篾古真等好生得你濟我回去金國皇帝行奏知再大的名分招討官教你做者說罷自那裏回去了太祖與脫斡鄰勒將塔塔兒惕共擄著也各自回家去了

太祖軍在塔塔兒惕營盤裏時拾得箇小兒鼻上帶一箇金圈子又金綜絲貂鼠裏兒做兜肚與了母訶額侖訶額侖

說必是好根脚人的兒子喚做失乞刋忽都忽的名字教

做第六箇兒子

太祖落後下的老小營在合灃勒海子邊被主兒乞（此節主兒乞張本皆作主兒勒）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人來告與太祖

太祖大怒說何故被主兒乞如此做先在斡難河林裏做筵席時他的人將厨子打了又將別勒古台肩甲斫破了今遍爲祖宗的上頭要同他報讐他又不來倒倚著敵人又做了敵人於是引著軍馬勦捕主兒乞去至客魯漣河前朵羅安孛勒荅兀地面（龔之鑰後出塞錄額尔登陀羅海約計在張家口外三千餘里一山獨聳亦不甚高然四面望之俱無向背而東西諸山環繞甚遠下臨克魯倫大河亦頗有巍巍獨尊之勢昔元太祖於此起兵故今稱爲寶地之首也張石州曰額尔登陀羅海即額尔德尼陀羅海 植按此朵羅安孛勒合達疑即龔氏所言額尔登陀羅海也孛勒合達蒙文釋曰孤山既與所稱一山獨聳語合朵羅安又陀羅海之對音此合

不勒子孫所居族長且强太祖服此種百姓而后日益强
盛此亦創業之基故以爲實地且以爲郎於此起兵也此此
山之東尚有塔奔陀羅海亦臨克魯倫
河然塔奔爲五與孤山不合非此地矣將主兒乞百姓擄
了獨撒察别乞泰出兩人罄身走至迭列禿口子行被太
祖拏住太祖問你在前與我說甚麽來兩人說俺自說的
言語不曾依遂伸頸就戮太祖於是殺了
太祖既殺了撒察别乞泰出回至主兒乞營將主兒乞百
姓起了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禿伯顏有三子教長
子古温兀阿將他二子模合里不合古温兀阿即史孔温窟哇也模合里即木
華黎蒙韃備錄所謂元勳太師國王設黑助中國人呼爲
摩睺羅彼詔誥則曰謀合里也史孔温窟哇有五子木華
黎第三有弟帶孫又塔塔兒台傳孔温窟哇第三子帶孫
之後前後己自違異而帶孫亦不知與不合爲一爲二備
錄設黑助有兒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
曰抹歌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國王止有一子曰
袍阿美容儀不肯剃髮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諸國語袍
阿與不合音近與史木華黎子孛魯音不近疑不合即袍

阿南北傳聞誤以幼弟之名爲其子名也○據後文不合掌宿衛云云則不合卽抹歌音亦略近拜見太
祖與了說教永遠做奴婢者若離了你門戶呵便將脚筋
挑了心肝割了又教第二子赤刺温孩亦赤此赤刺温孩亦赤疑卽元
史忙哥撒兒傳之赤老温愷赤名氏並同而事跡不合也其子之名亦不合又不知與四傑赤老温是一是二也
將自己二子統格(中)合失拜見說教與你看守金門若離了
時便將他性命斷了者又將第三子者(卜)客與了太祖弟
(中)合撒兒者(卜)客於主(舌)兒乞營內得了一箇小兒名孛羅兀
(勒)獻與了訶額侖母
訶額侖前後得的小兒古出闊闊出秘史蒙文於泰赤烏惕內別速惕營盤行
得了闊闊出失吉刋(中)忽禿(中)忽孛羅兀(勒)四箇與他兒子每日做
眼教看每夜做耳教聽因此養了
主(舌)兒乞種的緣故初(中)合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刺

中合中合不勒因其最長於百姓內選揀有膽量有氣力剛勇
能射弓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
舌兒乞太祖將此種人也服了又將他百姓做自己的百姓
了
太祖一日教不舌里孛可與別勒古台廝搏先別勒古台與
不舌里孛可廝搏時不舌里孛可用一手一足搏倒教不能動
至此不舌里孛可佯爲力不及別勒古台倒了別勒古台一
邊壓著回顧太祖太祖將下唇咬著於是別勒古台知其
意用膝將他脊背按著兩手捉住他項用力向後折折了
脊骨不舌里孛可說我本不輸因怕成吉思佯爲力不勝却
將我性命送了初中合不勒皇帝七子長名斡勒巴舌兒中合黑
子名巴舌兒壇把阿禿舌兒巴舌兒壇的子名也速該也速該子

即是太祖其第三子名惚禿黑禿蒙列舌兒蒙列舌兒的子即是不舌里孛可不舌里孛可將巴舌兒壇子孫行隔越了却與巴舌兒合勇猛的子孫行作伴所以雖有一國不及之力終不免折折腰死了

元朝祕史卷之四

元朝祕史卷之五

嘉興沈曾植注

其後雞兒年辛酉宋寧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中合塔斤等十一部落祕史蒙文此節極詳云合荅吉斤作斫一〇種巴忽搠羅吉爲頭撒勒只兀敦微鄰謌鑤做影種赤兒吉歹把阿禿兒爲頭朶兒邊種合只溫別乞爲頭、塔塔侖儺歿種阿勒赤札鄰不合爲頭亦乞列孫魳作種土格馬合爲頭、翁吉列敦種迭兒格克額篾勒阿勒灰等爲頭豁羅剌孫種綽納黑察合安爲頭乃馬種古出兀惕不亦魯黑罕爲頭蔑兒乞敦種脫里脫阿別乞其子忽禿爲頭斡亦剌敦種忽都合別乞爲頭泰亦赤兀敦種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豁敦斡兒長阿兀出把阿禿兒等爲頭阿於阿勒中灰不剌阿地面阿勒灰不拉阿即本紀阿雷泉阿勒灰即阿雷不拉阿泉也今皆書作布拉克聚會商議欲立札木中合做君於是眾部落共殺馬設誓訖順額洏古涅河至於刊沐舌漣祕史蒙文凡河皆作沐漣於刊字旁注云河名然則此刊沐漣即本紀犍河也〇根河在額不古訥河東入額不古訥處偏東一度五十分極出地五十一度四十分即刊沐漣河也河洲的地行將札木中合立做了

皇帝欲攻成吉思與王中罕被中豁舌羅剌思種的人中豁舌理歹到古連勒古地面告與成吉思成吉思使人告與王中罕王中罕於是收集軍馬成吉思行來了

王中罕與成吉思相合著順客魯舌連河迎著札木中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忽察兒荅里台忽察兒荅里台據蒙文譯等三人作頭哨王中罕使桑昆札合不必勒格別乞札合不必勒格別乞據蒙文譯等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撒克撒列赤中忽舌兒中忽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乞惕牙地面有赤中忽舌兒中忽哨望人來報說來報人名古溫見蒙文按古溫人地非人名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拏消息行間遇札木中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舌兒不亦魯舌罕里脫阿別乞之子忽禿忽都合別乞不亦至別乞十八字據蒙文譯等四人共呼喚著共呼喚著四字亦據

蒙文增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却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至次日成吉思軍與札木合軍相接於闊亦田闊亦田本紀作闕奕壇此戰本紀爲乃蠻卜魯欲罕約朵魯班諸部來侵祕史則于兵者札木合據朵魯班諸部立札木合爲君則諸部是札木合屬乃蠻不得統之揆當時情事當由札木合卜魯欲合兵來攻祕史不出卜魯欲爲脫漏本紀稱札木合起兵援乃蠻至見兵敗即還道經諸部立己者大掠而去乃并駁也地面對陣布陣間札木合軍內不亦魯黑忽都合忽都合即聖武紀之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不亦魯黑即盃祿可汗兩人有術能致風雨蒙文此句止札荅二字欲順風雨擊成吉思軍不意風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軍不能進皆墜澗中札木合等共說天不護祐所以如此軍遂大潰

札木合軍既潰散後乃蠻等十一種各回部落札木合將立他的百姓擄了順額洏古湼河回去於是王罕追札木合成吉思追泰亦赤兀惕種阿兀出本紀沆忽即此阿兀出把阿禿

覘兒阿兀出把阿禿覘兒至自己部落蒙文有黔敎斡兒長將百姓起了
渡過斡難河整治軍馬候成吉思來對戰成吉思既到連
戰數合日晚各就戰地處相抗著宿了十一部散歸亦蒙文爲詳其文云乃
馬的不亦黑魯罕指著阿勒台前兀魯黒兀塔動了蔑兒
乞約脫里脫阿約兒子忽禿指著薛涼格河動了斡亦剌
約忽都合別乞指著迭蔑屋林失兒吉思動了泰亦赤兀
約阿兀出把阿禿兒指著斡難河動了札木合皇帝搶了
指擄敗散迷他的百姓順著額洏古涅回動了
王罕追襲札木合成吉思皇帝追襲阿兀出
成吉思與泰亦赤兀傷戰時其頸被傷蒙文頸項脈枝傷流血蒼
黃之甚有臣者勒篾將壅血吮去至夜半成吉思方醒悟
說我血已自乾了好生渴得甚者勒篾乃裸身徑去敵人
營內於車箱中尋馬乳不得止有酪一桶挈回來其來往
間會無一人見者又尋水來將酪調開與成吉思飲成吉
思旋飲旋歇三次方已成吉思說我眼已明心已省了遂

起身坐間天明及視坐處流的血都如泥濘成吉思說如何這般做遠些棄呵不好者勒篾說荒忙不及遠去又怕離了你當地嚥的嚥了吐的吐了我肚裏也入去了多少成吉思又說我傷既如此你如何裸身入敵營倘若被擒你豈不說我被傷者勒篾說我若被擒我說本是投降你的人被他每得知將衣服脫去欲殺間遂扯脫走來彼必以我言語為至誠必與我衣服用我我必將他馬騎了走來成吉思說在前被篾兒乞惕於不而罕山困我時你曾救我性命今次又將壅血吮去我正乾渴你又捨命尋將酪來與我吃使我心內開豁這三次恩我心中永不忘了

次日成吉思視敵人已於夜間潰散去了營內百姓自料不能逃就不能起去成吉思上馬將已走的百姓亦當將

回來忽山嶺上見一箇穿紅的婦人哭著大聲叫帖木眞成吉思遂使人去問那婦人說我是鎖兒中罕失剌女名中合荅安丈夫見被軍要殺所以喚帖木眞來救成吉思既知便去救此成吉思至其夫已被軍殺了成吉思遂於此地下營將中合荅安至與之並坐此女子與太祖有恩味與之並坐云云疑太祖後亦納之后妃表第四斡耳朵忽荅罕皇后恐即此合荅安也至次日鎖兒中罕失剌者別二人來見二人原係泰亦赤兀惕種脫朵格家人成吉思對鎖兒中罕失剌說在前我帶的枷你父子每脫去有恩於我如何來遲鎖兒中罕失剌說我心已自倚仗著你若早來恐泰亦赤兀惕將我妻子誅滅了所以今日方來

成吉思問者別闊亦田地面對陣時自嶺上將我馬項骨射斷的果是誰者別說是我射來如今皇帝教死呵止污

手掌般一塊地若教不死呵我願出氣力將深水可以橫
斷堅石可以衝碎成吉思說但凡敵人害了人的事他必
隱諱了不說如今你却不隱諱可以做伴當初者別本名
只舌兒中豁阿歹因他射死戰馬能的上頭賜名者別如戰馬
般門著他者別軍器之名也
成吉思將泰亦赤兀的阿兀出把阿禿舌兒豁圖幹兒昌忽
都兀苔舌兒豁圖以下十字據蒙文增等子孫殺盡將百姓起來至中忽巴
中合牙地面住冬了
泰亦赤兀惕種的官人塔舌兒中忽台乞鄰勒禿因與成吉思
有讐避於林中其家人失舌兒古額禿老人并二子阿剌黑
○據蒙文失兒古額禿你出古惕種巴阿里人○史伯顏
蒙古八隣部人赫作吧爾鄰曾祖述律哥圖祖阿剌述律
哥都事太祖爲八隣部左部千戶阿剌襲職爲斷事官此
失兒古額禿卽述律哥圖阿剌黑卽阿剌也○家人字蒙

文無○親征記作八憐暾哥台其來降在王罕敗後葢傳聞異辭○本紀失力哥亦是此人訥牙阿將

塔兒忽台乞鄰勒兀欲獻與成吉思其人體肥不能騎馬載於車內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有弟弁子追至失兒古額禿老人懼怕遂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壓住抽出刀子說我殺你也死不殺你也死不如先殺了你我然後死塔兒忽台乞鄰勒禿呼其弟與子說他要殺我若殺了我你每要我死尸何用不如快回去便送到帖木眞處也必不殺我我於帖木眞少時亦會有恩其弟與子遂回了失兒古額禿至忽禿忽地面其子納牙阿說我每若將他拏至帖木眞處必說我每拏了正主難做伴當必將咱每殺了不如放回去對帖木眞說我每本將塔兒忽台乞鄰勒禿拏來因是正主心內不忍的上頭放回去了成吉思必容我

每於是放回去了到成吉思處備言其事成吉思說若你

每將他拏來我必殺了你每你每不忍却放了也好所以

特賞納牙阿

在後成吉思在帖舌兒速地面有客舌列亦種人札中合敢不來

降蒙文云來作伴○語解敢不改甘布釋云札實吉羊也甘布老人也唐古特語時篾兒乞欲與

成吉思戰成吉思遂與札中合敢不將篾舌兒乞戰退又客舌列

亦種蒙文尚有土綿解云萬也及那禿別干董中合等姓潰散的百姓亦

來降蒙文云投入初客舌列亦種王中罕與成吉思父也速該契交

之故因在先王中罕將父忽舌兒察中忽思不亦魯中罕的諸弟殺

戮被叔古舌兒中罕古兒汗即可汗之長言舊以為汗名非也欲殺王中罕追至中合舌剌

溫山內止有百人至也速該處也速該却將古舌兒中罕趕入

中合中地面將原有的百姓還收集與王中罕其契交之故是

那般

後王罕欲殺其弟額兒客合剌其弟走入乃蠻種亦難察處亦難察起軍將王罕却趕入合剌乞圪塔種古兒罕處去不多時王罕反了古兒罕從畏兀唐兀畏兀蒙文作畏兀亦忽敦唐兀作唐忽敦二種經過時止有五箇羖攊羊擠乳駱駝上刺血喫行至古泄兒海子成吉思因與王罕有舊使勇士速客該去迎又自隨後至客魯漣河源頭迎見王罕至營成吉思遂使百姓供給是年在忽巴合牙地面住過冬了

其王罕的弟並衆官人等數著說王罕心性惡將兄弟每都殺戮盡自家百姓又被殘害如今將他如何報且他在前七歲時曾被篾兒乞擄去舂碓蒙文云他的父忽兒察忽思不亦魯黑罕破著篾兒忽將兒子救回十三歲時又被塔塔兒和母子擄去蒙文為塔塔塔侖阿澤

汗擄使他牧放後懼乃攣攻殺他又走去回回地面回回地面去蒙文為撒兒塔兀侖合札剌合札剌亦作合札里地面也垂河行投入帢剌乞䇾種古皃皇帝處不及一年又反出去經過禿兀禿兀當作委兀唐兀地面艱難至甚被帖木眞賑濟了如今將前恩又忘了反生歹心咱每如何好說後有阿勒屯阿傒黑將前語告於王罕將共商量的諸弟及官人額勒忽禿皃忽勒巴理阿鄰太子等皆拏住只有弟札帢合敢不走入乃攣處去額勒忽禿皃等繫禁在房內王罕說咱過禿兀唐兀時說甚麼言語你每如此我不與你每一般使眾人唾其面然後疏放了

其後狗皃年壬戌成吉思於荅闌捏木皃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皃等四種本紀稱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種○其三種一曰阿勒赤塔塔兒一

日都塔兀惕塔塔兒一日阿魯孩塔塔兒並見蒙文○按都塔兀惕即遼百官志之徒覩古譯改托克托呼者阿魯孩即遼之奧畏譯改阿尔戚者皆庫莫奚之餘人弁入契丹爲金北邊部族大抵在金之東北路爲塔塔兒在西北西南路爲汪古也

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若軍馬退動至原排陣處再要翻回力戰若至原排陣處不翻回者斬於是戰勝了塔塔兒遂至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

本紀稱兀魯回失連眞河後文亦作浯泐灰涇魯格勒只惕名字的水實今烏尔渾河○烏尔渾河之北有索岳尔濟山西有色野尔集河對音均與失魯格勒只惕近蓋即其地○金地理志部族節度使有烏古里石壘兩部地並在遼東邊外見紇石烈良弼傳度其地當在慶州西正烏尔渾河色野尔集河地也然則兀灰河即烏古里部失魯格勒只惕即石壘部而四種塔塔兒即金近邊之部族也據金史宗浩傳明昌邊警石魯部與山只昆合底忻連兵山只昆即此書撒勒只兀部合底忻即此書之合荅斤部是諸部族於金固亦叛服不常故太祖取之而金不問也

弁四種與魯

與魯蒙文兀魯思解日百姓也

擄盡初戰時有阿勒壇等犯軍令搶物

犯令者阿勒壇火察兒荅里台

三人成吉思使者別惚必來盡奪了他所得的財物

元朝祕史卷之五終

# 元朝祕史卷之六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既擄了四種塔塔兒密與親族共議在先塔塔兒有殺咱父親的讐怨如今可將他男子似車轄大的盡誅了餘者各分做奴婢使用共議已定別勒古台出來塔塔兒種人也客扯連問今日商議何事別勒古台說欲將你每男子但似車轄大的盡誅了也客扯連傳說與塔塔兒種人塔塔兒遂據了山寨成吉思教打他山寨軍多辛苦及至打開將塔塔兒男子似車轄大的都殺了初也客扯連既知其謀說與眾人道他若殺咱每時每人袖著一把刀也要殺他一人藉背卻死至此每人果袖一刀將軍每多殺傷了事定之後成吉思說自家一族裏商量大事因

別勒古台泄漏了所以軍馬被傷死者甚多今後議大事不許別勒古台入來只教他在外整治鬬毆盜賊等事議事後進一鍾酒畢方許別勒古台荅阿舌理台入來

此時成吉思將塔塔兒也客扯舌連伊克綽羅的女也速干沿蘇凱做夫人也速干因得寵對成吉思說我有姐姐名也遂沿蘇顏色又美可以配皇帝纔與夫壻成親如今不知在何處成吉思說若果有顏色教尋去尋得來時肯將你位子讓與麽也速干說若得見時便讓與他於是成吉思令人尋去正遇著他與其壻避亂在林裏其壻見人來走了遂得也遂回來也速干見了就將他位子讓與也遂坐了

一日成吉思在外面飲酒與也遂也速干兩箇娘子共坐間也遂長聲歎息成吉思因疑惑了教木中合黎等令在會

的人各就部落立的最後剩出一箇年少的人不回部落去成吉思問是甚麽人那人說我是也遂的夫壻初他被擄時我每避去如今事定了纔方出來我想在多人中必不認得我成吉思說原是讐人子孫今遍又來窺伺似他般的都殺盡了更有何疑遂將他隨即斬了

只那狗兒年成吉思去剿捕塔塔舌兒時王中罕自去剿捕蔑兒乞惕將脫黑脫阿趕入巴舌兒惚眞巴兒忽眞蓋今內府圖之巴爾古錫穆和屯也知者塔塔兒國於薛涼格河北而薛涼格北淮於拜噶兒湖巴爾古當河湖之衝爲北方要地又巴爾古錫穆平圖圖作巴固靜正與巳兒忽眞對音逼近其爲一地無疑也脫窟木地面殺了他大兒子脫古思別乞要了他兩箇女兒幷他妻子又擄了他二子幷衆百姓每王中罕於成吉思行任甚麽財物都不曾與

那後成吉思與王中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時

不亦嚕黑在兀魯黑塔黑的地面

元太祖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於兀魯塔山擒之以歸即此事魏默深以爲兀魯塔即厄魯特轉音

濱谿黑水行

今科布多城東南科布多河發源之地有三淖連珠相屬西北曰哈喇烏蘇淖尔舫驪蹝駒鯨餇齷克翊籬龗作中曰哈喇淖尔俩掤瀰東南曰杜尔滚淖尔鞹蝷韻蠊餘鄢哈喇烏蘇淖尔與哈喇淖尔相連之水曰綽諾哈賴呼俄圖曰川哈哩河鮒額圖哈喇淖尔輿杜尔滚淖尔相連之水曰呼木霍勒其綽諾哈賴呼之東北有連山逵運曰哈喇阿拉哈特山杜尔滚爲由烏里雅蘇台至科布多要路阿勒台山則在科布多城西此濱谿黑水即綽諾哈賴呼即川哈哩河兀魯黑塔黑蓋即哈喇阿拉特山也

成吉思與王悍到了不亦嚕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

科布多城西南自孫都魯克嶺一脈東南行若哈瑪尔嶺索尔必嶺博多輝嶺水道提綱謂之阿勒泰山分枝者俄圖並大字書之曰大阿勒台嶺嶺南之水西南流者入烏隴古河嶺北之水東北流者歸杜尔滚諸泊○又按方觀承從軍雜記云北渡科布多河至薩克里山山麓有石八具蒙古冠服相傳爲元太祖像以示達國之顯噶俐者北度科布多河則亦川哈連河北地薩克里川哈連對音至近蓋河以山名此爲太祖初敗乃蠻之地後世或立廟以表武功廟廢而像存猶集甯廢學之十哲像也

去了追至忽木升吉

兒升吉兒今名慶格勒內府圖作青吉斯俄圖作臣吉里訖兩水分流曰南慶格勒河曰北慶格勒河會於喇嘛廟南而入烏蘢古河河之下流即赫薩尔巴什泊此乞瑟湖巴失海子也至元譯語南曰兀木捏忽太即兀木之异文

地面兀舌隴古河行遇著不亦舌魯黑來哨的官人也迪土卜

魯黑被成吉思出哨的趕上山去因馬肚帶斷了就拏住

他又追至乞溼勒巴失聖武紀作黑辛八石海子行不亦舌魯黑遂窮

促了蒙文窮絕

成吉思與王中罕回時有乃蠻種能廝殺的人可克薛兀撒

卜舌剌黑於巴亦荅舌剌黑別勒赤舌兒聖武紀作拜荅剌邊只兒地面整治

軍馬要廝殺成吉思與王中罕也整治軍馬因晚就相抗著

宿了那夜王中罕於自己立處虛燒著火卻逆那中合舌剌泄兀

勒河聖武紀作哈薛兀里河起去了哈剌泄兀剌河蓋即今札布噶河之東源錫拉河也額坪兒阿勒台谷子則今新譯俄圖之阿治尔嘎蘭圖對音逼近亦在錫拉河旁定爲一地無疑以內府圖證之蓋即鄂勒哲

依圖布拉克台也札布噶河之西源曰布不噶蘇台河俄
圖日布彥圖河其上游有疊列畢金山口路通色棱格河
即下文所謂帖列格禿口子也詳當日單行形勢蓋王罕
溯札布噶源而北成吉思度札布噶而南而可克薛兀撒
卜剌黑兵在巴亦荅剌黑即今拜達里克河札克拜達里
克諸地則已邀出歸師之東南故渡河而南者爲與敵相
抗溯河而北則逃避其鋒矣王罕畏可克禿成吉思孤軍
當之可克知其情故不與成吉思迎而仍襲王罕後也

那裏札木中合王中罕一同起時札木中合對王中罕說帖木真安
荅在前會教使臣於乃蠻行往來有來今他這早晚落後
了不見來必是他投降了乃蠻因稱王中罕皇帝皇帝我是
存有的白翎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當有兀卜
赤黑台的人古鄰把阿禿兒說你爲甚諂佞將自的好兄
弟讒譖著說
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時王中罕立處無人成吉思說
他將我做燒飯般撇了於是從額垤兒阿勒台的谷子額垤

兒阿勒台谷聖武紀作也迭兒按臺河渡著直至撒阿舌理客舌額兒川紀作撒里川〇此撒阿里客額兒別一地非太祖初起兵處地面下了也將乃蠻種人的計量蒙文云太祖與哈撒兒兩箇計量大概料得過了不把來當數

可克薛兀撒卜舌剌黑於王中罕的後襲著將桑昆桑昆非名乃其官稱即金史之詳穩遼史之相溫錢竹汀謂是漢語相公之訛者也桑昆名本紀作亦刺合又作亦騰喝翔昆翔昆即桑昆蓋亦嘗臣於金爲諸乣詳穩者的妻子百姓擄了又將王中罕在帖列格禿口子行的一半百姓頭口也擄將去了初蔑舌兒乞惕脫黑脫阿的二子忽圖赤刺溫在王中罕處因這機會也連他百姓離了欲與他父相合順著薛舌涼格河去了

王中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蠻種可克薛兀撒卜舌剌黑搶了親征記稱曲薛吾撒八刺二人差使臣與成吉思說你可差四傑來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舌兒出等四傑整治軍馬去救此戰後本紀尚有與哈撒

兒再伐乃蠻事比及四傑到時桑昆先在忽刺安忽惕地面與乃
蠻對陣桑昆的馬腿中箭幾乎被他拏住間四傑到來救
了妻子百姓也都救回來與了那裏王罕說在前他的好
父親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我如今他兒子將我輸了
的百姓又差四傑來救與了我欲報他的恩天地護助知
也者
王罕再說也速該安荅曾一 次將我已輸了的百姓救與
了今他兒子帖木眞又將我輸了的百姓救與了他父子
兩箇爲誰這般辛苦來我如今也老了後來這百姓教誰
管我的弟每都無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無有可教帖
木眞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豈得不安遂於土兀刺的
黑林行會著成吉思結做父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

所以呼爲父今次又結爲父子共說道多敵人處剿捕時一同剿捕野獸行圍獵時一同圍獵若有人離間阿休要聽信親自對面說話了方可信這般議定於是相親厚著過了

成吉思欲與王罕親厚上又親厚故索桑昆的妹察兀兒別乞與子拙赤卻將斡眞名字的女兒與桑昆子禿撒哈（禿撒合本紀以爲汪罕子）相換做親桑昆自尊大著說俺的女子到他家阿專一門後向北立地他的女子到俺家阿正面向南坐麽道下覷著不會許親以此成吉思心落後了

那成吉思心落後的意思被札木合覺了於豬兒年春間（耶律阿海傳稱壬戌王罕叛盟先此一年）同阿勒壇等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温都兒山陰的別兒客額列地面（秘史蒙文那落後的心札木合覺著於豬兒年）

春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合兒答乞歹聯伝額不格真歷那牙勒歷雪格額台忽欲脫斡鄰勒欲合赤温別乞紉那每一同商議起了到者者額兒云云○別兒客額列聖武紀作別里怯沙陀今塔米爾河南察罕鄂倫河之上游日車車里克河傍有布拉罕地面布拉罕即別兒客車車里克荅郎者者額兒也明朔漠圖哈剌和林河北有孛兒哥地孛兒哥亦即此別兒客也○温都兒山疑杭愛之異稱

桑昆處饞說蒙文桑昆或作桑古或稱你勒合桑昆一箇之中諸稱錯出帖木真乃蠻塔陽蒙文作塔楊使臣往來通話他口裏雖說父子動靜卻恁莫還倚仗他麽若不預先除了恁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阿我自橫衝入去阿勒壇忽察兒說訶額侖母的衆兒子每俺與你殺額不格真合中兒塔阿惕說蒙文作額不格真纙那牙勒纙合兒塔阿惕兩種說○按合兒塔阿惕與合兒荅乞歹蓋一種而異文即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阿塔力吉歹史表作阿荅里急實本紀之合荅斤那牙勒即那牙乞額不格真疑七十二種中之顏不草歹也他的手脚我與你拏脫斡鄰勒說不如去擄了他百姓若擄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温別乞說

部來戰時朵兒邊種合只溫溫別乞為首即此合赤溫別乞也 桑昆你想做甚麼呵長的

稍頭深的水底我與你同去

桑昆聽了札木合眾人說使撒亦罕脫迭額教對他父親說王罕說我的帖木真兒子行你為甚那般想見今倚仗他了若如今他行那般歹想呵天必不愛護咱札木合的言語狂誕不可信王罕不從桑昆又使人說去如今有口有舌的人這般說如何不可信反覆說不從桑昆自去與他父親說你如今見存他俺行不當數若父親老了呵將俺祖父辛苦著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王罕說孩兒自的行怎生棄捨得見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愛護咱桑昆見不從煩惱著去了王罕喚回來說天莫不不愛護麼兒子行恁怎生要棄捨但你去做可以勝得他的事

您自知者

於是桑昆與眾人商議帖木眞曾索咱女子察兀兒別乞來如今可約日期請他喫許婚筵席來時就這裏拏了議定了差人請成吉思去成吉思同十人來路間於蒙力克老人家裏宿蒙力克說他的女子行咱索時他做大下覷著不肯與如今怎生特地請喫許婚筵席帖木眞兒子省不得不若只推稱春間馬瘦且養馬不去麽道成吉思因他說使不中合台乞刺台兩箇去喫筵席自那裏便回了桑昆見不合台等到說道被他每覺了咱每早去圍著拏了他

那般商議定了阿勒壇弟也客扯舌連來家說如今共議定了明日要拏帖木眞去若只今有人報與帖木眞不知怎

生賞呵是他妻阿剌黑亦惕說你那泛濫言語莫說家人聽得恐做眞話說時有放馬的入巴歹送馬乳來聽得回去說與同伴乞失里黑○巴歹史作巴帶乞失里黑作乞力失以巴帶爲乞力失之弟失里黑說我再去察聽到家時正見也客扯舌連子納舌鄰客延磋箭著說恰纔咱說的話這當取舌的家人每的口止當得誰又對乞失里黑說白馬與栗色兩箇馬拏來拴著我要明日早上馬乞失里黑聽得這話遂去說與巴歹恰纔體審你說的言語是實了今我兩箇告與帖木眞去就將兩箇馬拏來拴住至自己房內殺了一箇羔兒將牀木煮熟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疋那夜到帖木眞的帳房後將也克扯舌連父子說的話都說了又說不可疑惑要拏你的事已眞實了有

元朝祕史卷六終

# 元朝祕史卷之七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聽了巴歹乞失里說就那夜對附近可倚附的伴當每說知將家內物件棄了遂往躲於卯溫都兒山陰去處元史語解溫都兒高也書中溫都兒山屢見元史亦屢見其非一地顯然止可以高山釋之行時教者勒蔑做後哨哨望著至明日午後於合剌中合勒只惕額列惕地面歇息合剌合勒只惕額列惕即後文合勒合河親征記作合蘭只之野即額列惕之譯太語也其地爲今流入呼倫池之喀爾喀河換當日情勢祖盡棄其輜重而行東遁且幾千里王罕軍蓋追之而敗非太祖與相抗也此書者勒蔑爲後哨親征記誤爲折里麥作前鋒一語之殊形勢頓晦故知譯文不可不審而譯本亦不厭其多佛經有至六七譯者良有以也中間有阿勒赤歹放馬的赤吉歹牙的兒牙的兒三字據蒙文增等來報自卯溫都兒山前望見忽剌安不剌中合惕地面塵起敵人來到也成吉思上馬行了此

時王(中)罕同札木(中)合來問札木(中)合道帖木眞處厮殺的有誰
札木(中)合說兀魯兀(惕)忙忽(惕)那二種百姓能厮殺雖當混
戰時不亂從小鎗刀裏慣他的旄纛或花或黑見時可隄
防著王(中)罕說那般呵教咱只(舌)兒斤勇士(中)合荅(黑)吉衛他者
隨後再教土綿土別干姓的阿赤(黑)失(舌)侖斡鸞董合亦(惕)
勇士兀魯特土爾扈特爲元臣翁汗之後而旗姓不傳世系亦無可考檢蒙古源流翁汗乃克里葉特部之汗並非元臣而克里葉特即此之客列亦惕翁汗即王罕然則翁罕元臣之說乃蒙古誣詞非其實也董合亦惕對音與土爾扈特甚近疑一部而古今異書矣
(中)豁(舌)里失列門太子領一千護衛的人
以次應援最後仍教咱大中軍衛者王(中)罕又說我這軍馬
札木(中)合弟你整治者於是札木(中)合分出去了札木(中)合對他
伴當每說我在前常不能敵帖木眞來如今王(中)罕教我整
治他軍馬看來他又不及我可以報與帖木眞安荅知道

於是札木中合暗遣人將前言說與成吉思似這等必不能勝你你休怕謹愼者

成吉思知了這話說道主舌兒扯歹伯父我欲教你做先鋒你意思如何比及主舌兒扯歹回話中惚亦勒荅兒蒙文主兒扯歹稱太祖爲汗忽亦勒荅兒稱太祖爲按荅〇蒙文又稱忽亦勒荅兒爲忽亦勒荅兒薛禪〇史畏荅兒傳太祖因其折矢之誠更名爲薛禪約爲按達〇姚燧忙兀公碑傳薛禪作屑纏釋之曰葢明炳幾先與友同生死之稱明炳幾先釋屑纏友同生死釋按荅說我做先鋒久後將我孤兒抬舉主舌兒扯歹說皇帝面前我的兀舌魯兀惕忙中惚惕做先鋒廝殺說罷他兩姓的百姓於成吉思前排陣立了纔立罷王中罕的先鋒只舌兒斤衝將來兀舌魯兀惕忙中惚惕迎著衝將去將他每敗了追去時被王中罕的後援土綿土別干的阿赤黑失侖衝將來將咱中惚亦勒荅兒刺下馬忙中惚惕軍復翻回於中惚亦

勒苔舌兒落馬處立了元史畏苔兒傳載此事少异畏苔兒卽忽亦勒苔兒也朮赤台傳作忽曰兒
苔兒主舌兒扯歹領著兀魯兀惕衝去或謂此兀魯兀惕卽今厄魯特之祖對音誠近然兀魯兀惕與元同姓主兒扯歹之後又爲喀喇沁部在元初爲勳貴大臣與舊說頗魯特祖本微者爲蒙古養馬不合未可以對音遂弁之也○主兒扯歹卽札尔楚泰無疑而游牧記稱喀喇沁烏浪罕氏者西齋偶得言后及駙馬之裔姓烏浪漢意主兒扯歹之後嘗有爲后及駙馬遂相沿稱之又將他敗了追去間斡
鑾董恰亦惕衝來主舌兒扯歹又勝了失列門太子領一千
護衛軍衝來主舌兒扯歹又勝了於是王中罕子桑昆不教他
父知詳桑昆不教他父知之言則與成吉思戰始終王罕不及知前札木合之言乃其造端搆釁以鬭兩家非實事也衝來主舌兒扯歹將桑昆的腮射中倒了眾客列亦
惕種的軍見射倒桑昆卻翻回於桑昆處立了成吉思既
勝了王中罕見日已晚收了軍將傷了的中忽亦勒苔舌兒回來
那夜起著離了廝殺處宿下了此戰勝而寔敗當夜起離廝殺處是不能再戰而夜

迺也吾撒灰歷會格滌只惕不能定其所出然其後自荅
蘭捏木兒順合兒合河以復至統格黎小水哥灘董則荅
蘭捏木兒必令喀魯喀河上游無疑蓋戰勝而後走則敵
不敢追其東去千里整軍而後反則其時王罕衆盛亦可
知也

次日天明點視軍馬少斡闊台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三人
成吉思說斡闊台與中倚仗的孛羅忽勒孛斡兒出一同
生死必不肯相離那夜成吉思恐敵來追襲整治著軍馬
準備厮殺有來及日明看見自後有一人來到時是孛斡
兒出成吉思椎胸告天說罷孛斡兒出說被敵人將我馬
射倒步行走時見客列亦惕種翻回來於桑昆處立了那
機會裏見他馱物的馬馱歪了將他馱的割斷騎著走出
依著蹤跡來了
再少頃又有一人來近看時人下又有兩腳垂著及到來

時斡闊台孛舌羅中惚勒 疊騎著一箇馬孛舌羅中惚勒 口上帶著血因斡闊台項上中箭孛舌羅中惚勒 將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見了眼淚流著心裏艱難了便用火將斡闊台箭瘡烙了就與些止渴的物教喫孛舌羅中惚勒 說敵人的塵土高起著看著往卯溫都舌兒山前忽刺安不舌兒中合惕 地面去了於是成吉思整治軍馬逆著浯泐 中灰溼魯格泐 只惕名字的水入荅闊捏木舌兒格思地面去了

那裏隨後有中合荅安荅勒 都舌兒罕離了他妻子合荅安荅勒都兒罕前管飲食者成吉思之親信也合撒兒棄其子合荅安荅勒都兒罕又離其妻子則成吉思部人多為王罕所取必矣來成吉思處說王中罕的子桑昆中箭時王中罕說不可惹闘的人惹闘他可惜將兒子腮上敎釘釘了就我兒子性命有時可再敎銜咱阿赤黑 失侖說皇帝皇帝休未生兒

子時禱祈著要子嗣將這既生了的兒子桑昆抬舉咱達達多半百姓在咱這裏同帖木眞反出的百姓待那裏去每人止騎着一疋馬夜裏必在樹木下宿他若不來呵咱去如抬馬糞般取將來王[中]罕應許了說將來這兒子休搖動好生抬舉者自那裏回了

成吉思自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金幼孜後北征記虜在荅闌納木兒河朗荅闌捏木兒格遜也約其地望當在貝爾池之東南）順著[中]合勒[中]合河動時點視軍馬有二千六百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領一千三百河東邊起了就打圍著做行糧打圍時[中]惚亦勒荅[舌]兒金瘡未曾痊可成吉思止當不從因趕野獸走馬金瘡重發死了將他骨殖就於[中]合[舌]兒[中]合水的斡[舌]峏訥峴山的半崖上葬了

合中勑合中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蔑勒等阿篾二字
據蒙文增翁吉剌成吉思使主兒扯歹領兀魯兀惕忙忽中惕去
教說與翁吉剌百姓每想著在前姻親呵投降來者若不
肯投降呵便厮殺者說將去時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
因他投降了諸般不會動著他的
成吉思既取了翁吉剌就起著去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
成吉思差阿兒孩合撒兒雪格該者溫二人往王中罕處去
說俺在統格黎小河東邊下了草也好馬也肥父親我有
甚事嗔怪教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責如何這般
怪責將俺家業破壞了莫不是有人離間當初咱在乞兒
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訥兀的山行不會共說來若有人離
間呵不要信對面說話了時方可信如今父親咱每會對

面說話來麽我雖少呵也似多的般來雖歹呵也似好的般來且我與你如車的兩轅一轅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車的兩輪一輪壞了呵車行不得我豈不比一條轅一箇輪麽道在前你的父中忽舌兒察中忽思不亦舌魯黑皇帝有四十箇子內只你最長所以立做皇帝後你將台帖木舌兒不花帖木舌兒二弟殺了你又要將你弟額舌兒客中合舌剌要殺他遂走入乃蠻去了為你殺弟的上頭你叔父古舌兒罕來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入中合舌剌溫山的狹處去了你那時將女子忽札兀舌兒兀真獻與蔑舌兒乞的脫黑脫阿從那裏來我父根前求救我父領著軍將你叔父趕入中合申地面將你百姓還了於土浯刺河邊黑林內與我父做安荅你會知感著說這恩於你子孫根前必回報天地知也者隨後你弟額

𧵳兒客恰剌於乃纔處借得軍馬又來征你你走入乞塔種古𧵳兒罕的回回地面去了不及一年又反出經過委兀河西地面前云禿兀唐兀此云委兀河西可知禿兀字誤而唐兀即河西也窮之了擠著五箇羊剌著駝血喫騎著箇瞎沙馬來因你與我父契交的上頭我差人迎接你來我營內又科斂著養濟你你後將蔑𧵳兒乞百姓擄了頭口家業盡都與了你後又同追不亦魯黑於拜荅剌黑別勒赤列地面與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對陣你夜裏營內又虛燒著火退走了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卻襲著你將桑昆妻子百姓都擄了又將你帖列格禿有的百姓擄了一半你又求救於我我使四傑將你桑昆的妻子百姓頭疋都救與了你又曾知感來如今有甚麼緣故怪責使人說將來

王㷀聽了這言語歎息著說帖木真兒子行有不可離的道理我已離了於是心內艱難將刀刺破小指流血就盛在小樺皮桶內說我若見帖木真兒子害他呵似這血般教刺著遂將那血與去的使臣將來了

成吉思教對札木合說皇帝父親行將我嫉惡著教分離了在前時每日誰早起呵將父親的馬乳用青鐘飲有來為我常早起的上頭嫉妒了如今將皇帝父親的青鐘滿飲呵待費得多少又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說恁兩箇不知如何要弃我忽察兒你是捏坤太子的子當初咱每裏教你做皇帝你不肯阿勒壇你父忽禿剌皇帝曾管達達百姓因此教你做皇帝你又不肯在上輩有巴兒壇的子撒察台出他兩箇也不肯做你眾人教我做皇帝我不

得已做了您如今卻離了我在王中罕處您好生做伴著休
要有始無終教人議論你每全倚仗著帖木眞無帖木眞
呵便不中用了你那三河源頭守得好著休教別人做營
盤
成吉思再教對脫斡舌鄰弟說我喚你做弟的緣故在前屯
必乃察剌孩領忽二人原擄將來的奴婢名斡黑答他的
子名速別該速別該子名闊闊出乞舌兒撒安闊闊出乞舌兒
撒安子名也該中晃脫中合舌兒也該中晃脫中合舌兒子是你你如今
將誰的百姓要詔佞著與王中罕我的百姓阿勒壇中忽察舌兒
必不教別人管你是我祖宗以來的奴婢我喚你做弟的
緣故如此
成吉思再教對桑昆說我與你父是有衣服生的兒子你

是赤裸生的兒子父親會將咱每一般抬舉你生心恐怕我攙在你先將我疾惡趕了如今休教父親心裏受艱辛早晚出入消解愁悶著若你舊嫉妒的心不除莫不是你於父親見存時要做皇帝麼道故教心內受苦若要差人到我行來時差兩箇人來成吉思將這般話分付了阿晲(舌)孩(中)合撒晲(舌)速格該者溫他兩箇對桑昆說了桑昆說他幾會說是皇帝父親來只說好殺人的老子我行也幾會說是安荅來只說脫(黑)脫阿師翁綑著羊回羊尾子行有這言語的計量我省得了是廝殺爲頭的言語你必(勒)格別乞脫朵延此脫朵延疑即泰亦赤兀氏之脫朵延見卷二此時太祖宗人多離叛者桑昆之謀實此輩啟之聖武紀敘事較明晰也兩箇將旄纛立起騸馬每放得肥著無有疑惑那裏阿晲(舌)孩(中)合撒晲(舌)自王罕(中)處回來了速格該者溫因

他妻子在脫斡舌鄰處不會回來阿舌兒中孩中合撒舌兒將這話對

成吉思說了

成吉思隨即起去至巴泐渚納海子行住了那裏正遇著

中豁舌魯刺思種的搠斡思察罕等十一部來戰之豁羅刺思為頭人綽納黑察合安即此搠斡察罕也思不會廝殺便投降了又有阿三名字的回回此回回恐是札八兒火者本紀謂之三模合孟珙備錄大金國志謂之撒沒喝自汪古惕種的阿刺

中忽失的吉惕中忽舌里處來有羯羊一千白駝一箇順著額舌洏

古涅河易換貂鼠青鼠來至巴泐渚納海子飲羊時遇著

成吉思

成吉思在巴泐渚納海子住時有弟中合撒舌兒將他妻弁三

子也古苦也松格禿中忽也古即諸王表之淄川王也苦也松格即移相哥大王禿忽即脫忽

大王撒在王中罕處磬身領幾箇伴當走出來尋成吉思尋至

中合舌剌温山緣嶺尋不見乏了糧食喫生牛皮筋行至巴泐
渚納海子尋見兄成吉思成吉思喜歡了商量著差沼舌列
歹種的人中合里兀荅舌兒兀舌亘中合歹種的人察兀舌兒中罕二人
做中合撒舌兒的使臣去對王中罕說我兒的形影望不著踏著
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聽得夜間看星枕土著睡
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
呵我往父親行去成吉思又對使臣說您去俺便起身您
回來時只於客魯舌漣河的阿舌兒中合勒 苟吉地面行來約會
著隨即教主舌兒扯歹阿舌兒中孩兩箇做頭哨去客魯舌漣河的
阿舌兒中合勒 苟吉地面下了
中合里兀荅舌兒察忽舌兒中罕二人到王中罕處將說去的言說了
王中罕正立起金撒帳做筵會聽得合里兀荅兒說罷王中罕

說果那般阿教中合撒舌兒來就差中倚仗的人亦禿舌兒堅同
中合里兀荅舌兒等去將及到原約會處亦禿舌兒堅望見下營
的形影甚多便回走了中合里兀荅舌兒馬快趕上不敢拏前
面橫當著察中忽兒中罕馬鈍自後箭射到處將亦禿舌兒堅騎
的馬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禿舌兒堅拏住將至太祖處送
與中合撒兒教殺了

中合里兀荅舌兒等對太祖說王中罕不隄防見今起著金撒帳
做筵會俺好日夜兼行去掩襲他太祖說是遂教主舌兒扯
歹阿舌兒中孩兩箇做頭哨日夜兼行到者折額兒溫都兒山
的(溫都尔山在齊老圖河南)折兒中合不赤中孩地面的口子行將王中罕圍
了廝殺了三晝夜至第三日不能抵當方纔投降不知王
中罕父子從何處已走出去了這廝殺中有中合荅黑把阿禿

兒史畏荅兒傳王罕滅帝以其將只里吉實抗畏荅兒乃
覞分只里吉實氏百戶隸其子只里吉實即此書前文之
只里斤然則合荅黑把阿禿兒是
只見斤部人也〇姚燧碑文略同
名字的人說我於正主
不忍教您拏去殺了所以戰了三日欲教他走得遠著如
今教我死呵便死恩賜教活呵出氣力者太祖說不肯棄
他主人教逃命走得遠著獨與我厮殺豈不是丈夫可以
做伴來遂不殺教他領一百人與忽亦勒荅覞的妻子永
遠做奴婢使喚因當初忽亦勒荅覞兒先說要厮殺的上頭
教他子孫常請受孤寡的賞賜

元朝祕史卷七終

嘉興沈曾植注

那遍將客(刁)列亦(惕)百姓屈下各各分了因孫(勒)都歹種的人塔孩李云塔孩即四卷之塔乞也又四卷亦作塔孩亦作答孩有功者四卷答孩同速客該至王罕處告即位有功把阿禿兒太祖處有恩的上頭與了一百只兒斤百姓再王罕(中)弟札(中)合敢不李云史卓沁台列傳乃蠻滅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卓沁台俘其乞札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札哈堅普即札哈敢不也有二女長女名亦巴(中)合亦巴合不見后妃表太祖自娶了次女名莎兒(中)合(黑)塔泥史后妃傳睿宗顯懿莊聖后名唆魯帖尼怯烈氏生子憲宗世祖相繼爲帝唆魯帖尼即莎兒合(黑)塔尼也○世祖紀作唆魯禾帖尼與了拖雷爲那般將札(中)合敢不的百姓不曾教虜了

太祖再於巴歹乞失里(黑)二人行將王罕(中)的金撒帳并鋪

陳金器皿及管器皿的人盡數與了又將客砌亦惕汪豁眞姓的人李以汪豁眞爲郎汪古惕而無他證蓋誤就與他兩箇做宿衛的教帶弓箭飲酒時又許他喝盞李云喝盞見輟耕錄又云兩人本也客扯連故與爵其屬籍直至子孫行教自在快活厮殺時搶得財物打獵時得的野獸都不許人分盡他要者太祖又說一則是他二人救了我性命一則是長生天護助的上頭將客砌亦惕種人屈下了得至大位子裏坐久後我的子孫將這有恩的道理常常知道者於是將客砌亦惕諸姓每都分與衆伴當桑昆之妻賜與主兒扯歹之子端眞拔都見史尤赤台傳那冬就在阿不只阿闊迭格兒地面住了

王罕桑昆父子二人鰲身走至的的克撒合勒地面湼坤水處今杭愛山南有額歸泊音與湼坤相近據後文成吉思汗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鄭杭相遇額歸泊固當

近乃蠻哨望處王汗父子敗後蓋逆鄂尔坤河而南奔也○張德輝紀行土剌河西和林川東有吾悟竭腦兒沈子敦以今察罕泊當之非也即此湟坤水今額歸泊耳此泊蓋鄂尔坤水澤所鍾故或謂之衣或謂之腦兒知者以德輝由土剌河而至和林不容不經鄂尔坤而紀行但有吾悞竭腦兒並未見並和林城南東北流之斡爾汗河而吾悞竭斡耳汗聲音亦自相近故知以額歸泊當吾悟竭較以察罕泊當之猶爲近理也

王罕行得渴了將入去飲水被乃蠻哨望的人𪗋理速別赤拏住自說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將他殺了桑昆此時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裏去了至川勒桑昆與伴當闊闊出并其妻一同尋水喫因見野馬被蠅蟲咬著桑昆下馬將馬教闊闊出拏了潛往欲射中間被闊闊出牽馬走了其妻說在前好衣服好茶飯曾與你喫穿如今正主上如何那般棄了就立住不行闊闊出說你不行莫不要嫁桑昆其妻說人雖說婦人是狗面皮你可將這金盂子與他

教尋水與闊闊出遂將金盂子撇下了與妻同來太祖處將棄了桑昆的緣故都說了太祖說這等人如何教他做伴遂將他妻賞賜將闊闊出殺了

乃蠻皇帝塔陽的母古兒別速說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頭來看認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別赤處割將頭來認得是王罕於是動著樂器祭祀他祭時王罕頭笑了塔陽見笑以為不祥就踏踐碎了有可克薛兀撒卜剌名字的人說死人的頭您割將來卻踏碎了如今狗吠的聲又不好了在前您亦難察必勒格皇帝曾說我老了這婦人年少兒子塔陽又柔弱是我禱神生來的久後恐將我多百姓守不得這般說有來況而今狗吠有將敗的聲音夫人古兒別速行的法度嚴峻我塔陽皇帝

又柔弱除飛放打獵之外別無技能心性說了再後塔陽說這東邊有些達達將在前老王罕教箇箭誆得走出來死了看來他敢要做皇帝麼道天上只有一箇日月地上如何有兩箇主人如今咱去將那達達取了其母古兒別速說那達達百姓歹氣息凡文中達達蒙語並爲忙豁勒衣服黑暗孟珙備錄成吉思黑韃靼人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取將來要做甚麼教遠有者若有生得好婦女將來教洗浴了擠牛羊乳呵中有塔陽說那般呵有甚難咱去將他每弓箭奪來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聽了塔陽的言語歎息著說你不可說大話這話你再休說塔陽不聽遂差脫兒必塔失做使臣去對汪古惕種的主汪古惕本紀作白達達白達達名見遼史耶律大石資其駝馬以西

行者也其所居當南近瀚海大石度黑水而至其部○汪
古委兀一音之轉汪古之始祖曰卜固闒蹍瀚即畏吾而
之始祖卜古可汗此明證也回鶻既衰餘部分散在交州
曰畏吾在漢南曰汪古此蓋唐世九姓六州之遺人其自
稱雁門節度後者歐陽元說畏吾以爲地則高昌人則回
統汪古暘其部則回鶻而主系沙陀歟○當回鶻之盛跌
跌氏嘗爲可汗暨其衰也僕固俊爲六酋於北庭藥羅葛
族徙於西域久矣回鶻餘部沙陀以貴種主之固其宜也
阿剌中忽失蒙文作石失的吉暘中忽里阿剌忽失的吉暘忽里沙陀李氏之後見其刻石自
中敘說這東邊有些達達每你做右手我自這裏起程可將
他弓箭奪了阿剌中忽失的吉暘中忽里回說我做不得你右
手卻使人去對太祖說其人名月忽難見蒙文乃蠻的塔陽要來奪
你弓箭教我做右手我不會肯從我如今提省你若不隄
防恐來奪你弓箭此時太祖正在帖蔑延帖蔑延本紀作帖麥該客
額兒地面圍獵蒙文勺卜田迭𪒠那成吉思合罕䭾䡚帖蔑延客額兒䫌里斫阿把剌周鐲獵禿勒
勤扯兀鄰的斷豁抹兒揃黜人合不收突兒顛詳其語意蓋
太祖方在帖蔑延客額兒之禿勒勤扯兀地圍獵也譯本

脫禿勒扯兀地勤如了這話就圍獵處與衆人商量多說馬瘦如何可好斡惕赤斤說您如何推辭馬瘦我的馬卻肥既聽了這等說如何坐得住別勒古台又說若生時被人將弓箭奪了呵濟甚事男子死呵與弓箭一處豈不好如今乃蠻恃其國大民衆敢發大言我可乘此奪他弓箭何難咱去呵他多馬羣必安然撇下房屋空了百姓必皆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馬

別勒古台說了成吉思說是自圍獵處回來從阿卜只中合闊帖兒格地面起去闊帖格兒郎前闊迭格兒郎張參政紀行之窟迭吾山也此節蒙語亦作闊帖格列兒格二字當乙轉至中合勒中合河斡兒訥兀地的客勒帖該中合荅地行郎本紀聖武紀之建忒該山○哈荅三史語解蒙古謂山峯也下了將自己軍馬數了立千百戶牌子頭設六等扯兒必官都委付了詳蒙文扯

兒必官行那裏也委付了朵歹鄰人扯兒必多豁勒忽扯兒必斡格列扯兒必賧侖扯兒必不察闕扯兒必雪亦客禿扯兒必這六个扯兒必行那裏委付了自朵歹至雪亦客禿旁皆注曰人名無六等之說等葢箇字之誤○阿剌罕傳祖撥徹事太祖為火兒赤又為博兒赤攻城掠地又所向有功後從征隴北陝西戰死此不察闕當即撥徹

設八十箇做宿衛的人七十箇做散班其選護衛時於千百戶弁白身人內子弟有技能身材好者充之又教阿兒孩合撒兒選一千勇士管著如厮殺則教在前平時則做護衛斡歌列扯兒必謌古倫察不必與忽都思合勒滆忽都思即卷四之包魯剌氏之忽都思九十五功臣名亦作忽都思也合勒滆別一人名即九十五人中哈勒札將七十箇散班一同管了

成吉思再說帶弓箭的人弁散班護衛厨子把門人等教日裏入班來至日落時將管的事物交付與宿衛的出去宿者若管馬的守著馬宿衛的房子周圍宿守門的輪著

門口立至次日擡湯時卻入來管自己的事物每三日一次交換那管的千百戶扯兒必等也各委付了

鼠兒年（嘉泰四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逆著客魯連河行了教者別忽必來二人做頭哨至撒阿里舌客額兒（本紀作建忒該山）地面遇著乃蠻在康中合兒合中山頭哨望的（撒阿里客額兒明金幼孜北征錄謂之撒里怯兒易其名曰雙泉海又西一程曰康哈里孩易其名曰三峽口即此康合兒合山也錄言撒里怯兒爲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營宮殿山川環繞西北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又西二程曰急蘭忽失溫名之曰殺胡鎮自飲馬河臚朐迴賜至雙泉海才六七程均循河行按成祖之行每程不庶過二三十里約略計之撒阿里客額兒當在克魯倫河曲之西康合兒合亦在東庫倫左右與後文斡尔豁水西康孩山即今所稱杭愛山者非一地也）往來相逐間被乃蠻人將這裏騎破鞍子白馬的人拏了共說原來達達的馬瘦隨後太祖大軍至撒阿里舌客額兒地面下了朵歹扯兒必對成吉思說咱

人少遠來可只於此牧馬多設疑兵將這撒阿哩客額兒地面布滿夜令人各燒火五處彼人雖多其主軟弱不會出外必是驚疑如此則我馬已飽然後追彼哨望的直抵大營擊其不整必然可勝成吉思從其言乃蠻哨望的果自山頭看見說只道達達每少如何燒的火如星般多就將先拏住得人馬送去對塔陽說達達軍馬已塞滿了撒阿哩客額兒地面了想是每日增添只見夜間燒的火一如星般多了

哨望的去時塔陽正在康咳地面的合池兒水邊胡地圖杭愛在鄂爾坤東齊氏所據圖則在西據下文塔陽順塔米爾河度斡兒豁水則當時所稱杭愛寔在鄂爾坤西也合兒池蓋即杭愛山東塔米爾河南之察罕泊○合池兒水蒙文作合池兒兀速解曰合池兒水名兀速水也聽了這言語使人與他子古出魯克說達達每馬瘦燒的火如

星般多其人必眾人曾說達達每剛硬眼上刺呵不轉睛
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與他連兵後必難解見說達達的
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過金山整搠軍馬誘引著他行比
至金山他瘦馬乏了我肥馬正好然後復回與他廝殺可
勝麼道古出魯克聽了這話說那婦人塔陽又是怕了達
達每多從何處來多半與札木合一同在這裏有我父塔
陽於孕婦更衣處牛犢喫草處都不曾到如今怕了說這
等話教使臣卻說將去塔陽聽得兒子比他做婦人說有
力有勇的古出魯克廝殺時休將這等勇來弱了其臣豁
里速別赤說你的父亦難察必勒格在前於同等敵行男
子的脊背馬的後胯不曾教見如今你如何又早先怕了
早知你這般呵你母古兒別速雖是婦人教管軍呵倒中

可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子老子疑當作老了咱軍的法度好
生怠慢莫不是達達的氣運來了歎息說罷於馬上打著
箭筒另去了
塔陽聽了那話怒著說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軀都一般
您那般說呵咱迎去與他厮殺遂順塔米兒河渡斡兒豁
水至納忽山崖東邊察乞兒馬兀惕地面成吉思望的
望見乃蠻軍馬成吉思整治軍馬排陣了自做頭哨教弟
中合撒兒主中軍斡赤斤管從馬於是乃蠻軍馬卻退至納
忽山崖前緣山立住成吉思哨望的隨即將乃蠻哨望的
趕至山前彼時札木中合亦在乃蠻處據本紀王罕哈闌真[illegible]哈剌合敗後按彈台阿勒火察兒惣察札木合等謀弒王罕弗克往奔乃蠻故此時在塔陽處也塔陽問那趕來的
如狠將群羊直趕至圈內是甚麼人札木中合說是我帖木

罝安荅用人肉養的四箇狗曾教鐵索拴著那狗是銅額
鑿齒錐舌鐵心用鐶刀做馬鞭飲露騎風厮殺時喫人肉
如今放了鐵索垂涎著喜歡來也四狗是者別忽必來者
勒蔑速別額台四人塔陽說似那般呵離得這下等人遠
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問那後來的軍如喫乳飽的馬駒
繞他母喜躍般來的是誰札木中合說他是將有槍刀的男
子殺了剝脫衣服的兀魯兀惕忙中忽惕二種人塔陽說既
如此可離得這下等人遠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
如貪食的鷹般當先來的是誰札木中合說是我帖木真安
荅渾身穿著鐵甲似貪食的鷹般來也你見麼恁曾說若
見達達時如小羖攊羔兒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試看塔陽
但說可懼又令上山去立了又問隨後多軍馬來的是誰

札木合說是訶額侖母的一箇兒子用人肉養來身有三
度長喫箇三歲頭口披三層鐵甲三箇强牛拽著來也他
將帶弓箭的人全嚥呵不礙著喉嚨吞一箇全人呵不勾
點心怒時將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人
若與他相鬭時隔著空野用客亦不兒名的箭呵將人連
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
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喚做拙赤合撒兒塔陽說若那般呵
咱可共占高山上去立了又問那後來的是誰札木合說
是訶額侖最少的子名斡赤斤他性懶好早眠遲起多軍
馬中他也不曾落後了於是塔陽遂上山頂立了
札木合復離了乃蠻將對塔陽說的話教對成吉思說塔
陽如今聽了我說的話已是驚得昏了都爭上高山頂上

去並無厮殺的氣象我已自離了他安荅你謹慎者那日
太祖見日色晚圍著納忽山宿了其夜乃蠻欲遁人馬墜
於山崖相壓死者甚衆明日拏住塔陽其子古出魯克因
不在一處得脫身領些人每走出見軍追及就依塔米兒
河要剳營不定又走了襲至阿勒台山前勢愈窮促遂將
他百姓盡收捕了此時與札木合一同有的達達札荅闌
合塔斤等種（蒙文有撒勒只兀惕朶兒邊泰亦赤兀惕翁吉剌惕）也都來投降了那
裏將塔陽母古兒別速來（古兒別速見后妃表）不成吉思說你說達
達歹氣息你卻如何來成吉思遂納了
那鼠兒年秋太祖於合喇荅勒（○合勒荅勒根源蓋今土拉河之北源哈拉圖魯河水道提綱之喀拉禿魯河）忽札兀喇（忽札兀剌蒙語根源也）地面與蔑兒乞的脫
黑脫阿對陣將他殺退追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將他百

姓虜了脫黑脫阿同二子忽都赤剌温帶幾箇伴當走了
初虜蔑兒乞時豁阿思蔑兒乞種的人苔亦兒兀孫(岱尓烏遜)
將他忽闌(和闊郭斡)名字的女子獻與成吉思來時路間被亂
兵所阻當遇著巴阿鄰種的官人納牙苔亦兒兀孫說這
女子要獻於成吉思納牙說咱一同將你女子獻去你若
先去阿亂軍將你也殺了女子也亂了因留住三日一同
來獻與成吉思成吉思因納牙留了三日大怒著說仔細
問了號令他問間其女子忽闌說納牙會說我是皇帝的
大官人咱一同將這女子獻去路間因有亂兵所以留住
若不遇著納牙留住呵如今也不知如何且不必問他若
皇帝恩賜呵天命父母生得皮膚全有問我皮膚便了納
牙也說我只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的美女好馬要獻

與主人除此之外別有心呵便死成吉思說㤹忽闌的言語是就那日將㤹忽闌試驗呵果然不曾被污因此成吉思甚加寵愛將納牙放了說此人至誠以後大勾當裏可以委付

后妃表 忽蘭皇后

元朝祕史卷之八終

# 元朝祕史卷之九

嘉興沈曾植注

初虜蔑兒乞百姓時將脫黑脫阿子忽都的妻與了斡歌台蒙文忽都的娘子二人一名禿該一名朵列格捏將朵列格捏與了斡歌台○其一葢太祖自納之史表禿干妃子即此禿該也○史表脫列格那六皇后乃馬眞氏太宗崩後攝國四年即此朵列格捏也傳不言葢諱之定宗紀作脫列忽乃刻本忽列二字倒一半百姓反去將台帢勒○山嶺也山寨子寨蒙語云豁兒合把住成吉思命鎖兒罕失剌的子沈白領右手軍去攻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本紀時斡亦剌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道至額而的失河參會後文斡亦剌所居葢金山西北額尔齊斯東北○此戰地亦在今俄屬叨母斯科地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了其尸不

能將去其子只割將他頭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水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的人古兒罕相合了蔑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刺温過康里欽察種去了成吉思也回至老營此時沉白攻破台合勒寨將蔑兒乞百姓盡行殺虜了又先投降的蔑兒乞在老營內反了被在營內家人戰勝成吉思說教他在一處他又反就教各人盡數分了

那牛兒年開禧元年成吉思造與速別額台一箇鐵車教襲脫黑脫阿的子忽都等去對說他與咱厮殺敗著走出去了如帶套竿的野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飛上天呵你做海青拏下來如鼠鑽入地呵你做鐵鍬掘出來如魚走入海

呵你做網撈出來又說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軍每的馬匹未瘦行糧未盡時先要愛惜路間不可輕易圍獵若要因獵做行糧呵也要斟酌著馬的鞦弁鬧環不許套上如此則軍每不敢走馬若有違號令者我認得的便拏將來不認得的就那裏典刑了可謹慎者若天護助將脫黑脫阿子每拏住呵就那裏殺了者再說當初我小時被三種蔑兒乞拏我將不兒罕山繞了三遭這般有讐的百姓如今又發言語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極處所以造與你鐵車你雖離得我遠如在近一般行呵天必護助你

乃蠻蔑兒乞被成吉思收捕之後札木合中在乃蠻處百姓也被陷了只有五箇伴當同做刼賊因上儻魯山去唐努山西北地附錄作唐麓山殺了一箇撅羊燒喫喫間札木合中說誰的兒子

今日將羱羊殺了燒喫說後五箇件當將他拏了送與成
吉思札木合令人對成吉思說黑老鴉會拏鴨子奴婢能
拏主人皇帝安荅必不差了成吉思說自的正主敢拏的
人如何留得將這等人幷他子孫盡典刑了著於是教當
札木合面前殺了卻使人對札木合說我先曾教你做一
隻車轅你分離去了如今旣又相合可以做伴但忘了時
共提說睡著時共喚省在前你雖另行卻是我有福有吉
慶的安荅若眞實厮殺時你卻自的心痛有來我初與王
罕厮殺時你將王罕的言語說與了我是一次有恩於我
及與乃蠻厮殺你以言語將乃蠻驚動又是一次有恩於
我將這言語對札木合說知道者
旣說罷札木合說咱年小做安荅時不可消化的飲食曾

哭不可忘的言語曾說因人將咱離間所以分離了想起在前說的言語自羞面不敢與安荅相見如今安荅欲教我做伴當做伴時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將眾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無可做伴你若不殺我呵似衣領上蝨底衿內刺一般反使安荅日間心不安夜間睡不穩你母聰明你又俊傑弟每有技能伴當每豪傑又有七十三匹騸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無兄弟妻好說長話伴當不中倚仗為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荅勝了如今恩賜教快死呵安荅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後於你子孫行永遠護助也者成吉思聽了這話說札木合安荅雖是另行不曾有眞實害咱的言語是可以學的人他不肯活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頭的人無緣故不可將他害

了有箇緣故你對他說在前捌只荅兒馬剌合察兒兩箇的馬羣相搶刼的上頭你特地謀反於巴勒渚納地面厮殺趕入我者𠻳剌揑地面的狹處教我好生恐懼如今教你做伴你又不肯雖欲愛惜你性命也不能得了依著你言語不出血教死者令札木哈合就那裏不出血死了仍以禮厚葬了

成吉思既將眾部落百姓收捕了至是虎兒年開禧二年是歲宋伐金於斡難河源頭建九腳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為國王命者別追襲古出魯克整治達達百姓除駙馬外復授同開國有功者九十五人為千戶朮赤台傳云朔方既定舉六十五人為千夫長與此異然檢蒙文所列乃不足九十五人未知其故○兵志又有七十二千戶之說

成吉思說這駙馬并九十五千戶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

大的官人我再賞賜他命失吉忽禿忽喚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去自明昌三年壬子至此歷十五年失吉忽禿忽計纔廿歲左右耳孛羅兀勒拾得在後而失吉忽禿忽自稱兒弟中最小則孛羅兀勒年猶長於失吉忽禿忽也失吉忽禿忽說孛斡兒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誰又要賞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內直至長成不會離了我功少如誰如今用甚麼賞賜我成吉思說你會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諸弟一般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罰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與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語任誰不許違了如有盜賊詐偽的事你懲戒著可殺的殺可罰的罰百姓每分家財的事你科斷著凡斷了的事寫在青冊上已後不許諸人更改失吉忽禿忽說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與眾兒弟一般分子若恩賜呵於土城內住的百姓與我成吉思說從你自斟酌著要失吉忽禿

忽既受了恩賜卻喚孛斡兒出木合黎蒙力克等敎入來
受賞賜
成吉思對蒙力克說你自我幼時作伴到今護助處甚多
無如王罕父子賺我去時若不是你止當呵幾乎陷入深
水大火去了我如今想著那恩使我子孫也如何忘得今
後坐時你當在角上坐或一年或一月議論了賞賜你直
至你子孫不絕了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說我小時有慘白色的騸馬八匹
被賊刼去我襲著宿了三夜與你相遇你便與我作伴一
同襲去又過了三宿將我馬奪回來你父納忽伯顏有家
財只你一子爲甚肯教與我作伴蓋因你有義氣在後我
又喚你作伴你不曾違了我被三種蔑兒乞逐入不兒罕

山時你又與我一同去苦我與塔塔兒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相抗著宿時正遇著霖雨你欲我歇息披著氈衫立在我上不教雨漏直至天明脚只卻換了一次這是你豪傑的效驗其餘的事業不可盡說你又與木中合黎將合行的事助我教行不可行的事諫我教止所以得到這大位子裏如今你的坐次坐在衆人之上九次犯罪休罰這西邊直至金山你做萬戶管者

成吉思再對木中合黎說咱在中豁兒中豁納主不兒地面中忽禿剌皇帝歡躍的髯鬆樹下住時天告你的言語明白上頭我自那裏想著你父古温豁阿對你言語曾說了來爲那般如今教你做國王坐次在衆人之上東邊至中合剌溫山你就做左手萬戶直至你子孫相傳管者

成吉思再對幹兒赤說我年小時你曾說先兆的言語與
我辛苦做伴那時你曾說我先兆的言語若應呵與我三
十箇妻今已應了這投降的百姓內好婦人女子從你揀
三十箇再將三千巴阿里種又添塔該阿失黑二人管的
阿苔兒乞種赤那思脫斡列思帖良古解曰皆種名○據蒙文增赤那思以下十字原文無等百姓湊成一萬你做萬戶管者順額兒的失河
水林木內百姓地面從你自在下營就鎮守者凡那裏百
姓事務皆稟命於你違了的就處治者

元朝祕史卷之九終

# 元朝祕史卷之十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再對主舌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中合剌中合勒只額列惕地面與王中罕厮殺時正愁間雖是忽亦勒苔兒先說要厮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等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隨後順中合勒中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中罕時蒙文我那往巴勒渚納海子飲水却上馬時你做頭哨因天護助將客舌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所以乃蠻蔑兒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中合敢不獻了兩箇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

他拏住方虜了他百姓這是第二次功遂將夫人亦巴中合賜與主兒扯歹成吉思對亦巴中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為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中合史朮赤台傳作亦八哈別吉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再對亦巴中合說你父札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黑帖木兒等阿勒赤黑兩个阿赤兩个四字原本無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中兒扯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成吉思再對中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

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箇如猛狗一般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厮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中合黎孛舌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教主兒扯歹亦勒苔兒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中忽必來你為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你怪他不會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中合黎等說這中忽難夜間做雄狠日裏做黑老鴉依著我行不會肯隨歹人您凡事可與這中忽難闊闊中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教中忽難領著格你格思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中忽難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四人蒙韃備錄成吉思大臣元勳沒里助其次曰兔花兒太傅鄆犍又有

鴟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儲擱綝又其次曰按赤那邪乃成吉思正后之弟撒灘其次曰劉伯林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辭延家人見留守燕京觝趓人蹤次曰劉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燃觚見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峏罕山來於斡難河迭里溫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箇貂鼠襁兒此時者勒蔑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侖說你父子為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汪古兒廚子說在前你與

這脫忽剌（喇訂）兀惕 三姓（脫忽剌兀惕三姓即卷四之三个脫忽剌温兒弟每也）塔兒忽惕五姓做失乞惕 巴牙兀的兩種與我做一箇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涇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呵巴牙兀惕 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 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侖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

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 說我母親將你并失吉忽秃忽古出闊闊出四箇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做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

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有中合兒吉勒失剌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間有拖雷方五歲族滅塔塔兒之年歲在壬戌金泰和二年是時拖雷年五歲則當生於戊午爲金章宗承安三年史睿宗傳稱卒年四十有□原闕自承安三年戊午數至元太宗四年壬辰是得年三十五歲無四十也○史本紀憲宗生於戊辰爲金泰和八年唆魯帖尼后來歸在辛亥爲金泰和三年六歲娶妻十一生子非事理也則史文年四十餘者較爲近理然此文甚明無以正之姑記此疑以待攷入門來卻出去被中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即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的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者勒蔑二人殺牛聽

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
塔泥者歹者勒蔑三箇爭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
來得疾你一箇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
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阿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住
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阿拖雷已被他害了這
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又說於中合勒中合勒只惕地面
合勒合勒只惕蒙文解云沙磧名與王中罕廝殺時斡歌歹項上中箭孛羅
兀勒將塞了的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他能還報我母
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會怠慢
今後九次犯罪休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中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

箇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

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別乞元史氏族表昔里鈐部之父荅加沙仕其國爲必吉

華言宰相也又怯列氏孛栢本愛馬裏孛可孫孛可孫亦即別乞元史語解伯克卷十七作孛可回回官名○百官

志度支監國初置孛可孫至元以後常以重臣領之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

你可做別乞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

選箇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荅兒安達在前厮殺時先開口要厮

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成吉思再對察罕嚕阿的子納鄰脫斡鄰說你父我根前

謹慎於荅闌巴勒主惕地面裏厮殺被札木嗆合廢了如今

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斡鄰說我的兄弟揑古思卷四作揑

兀歹察剌安散在各部落內我欲收集咱成吉思許他收集教

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荅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麽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再要如何賞賜阿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温沈伯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

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巴歹乞失里黑是
也格扯連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將塔兒忽台乞鄰勒
禿黑拏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拏去就那裏
放了來歸順我為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大道理久後一
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中合黎國主
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箇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
戶者
再教牧羊的迭該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
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荅闌種的木勒中合勒忽一同

做千戶管者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成吉思說在前我止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都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揀選時於各官弁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牌子次百戶下蒙文云哈尔班敦釋云哈尔班敦十每也則牌子是十人長無疑蒙韃備錄云成吉思是牌子頭之子）弁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

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衛時趓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遣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元朝祕史卷之十終

# 元朝祕史卷之十一

嘉興沈曾植注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衛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扯兀鄰做爲頭千戶者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原教者勒蔑的子（的子據蒙文增）也孫帖額與禿格的子（禿格的子據蒙文增）不吉歹一同管了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荅爲長一班教剌卜剌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蒙語原文兀魯合察解曰宗族行下諸親人字並同）斡哥列扯兒必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不合管者一千教亦魯該親人阿勒赤歹管者一

千教朶歹扯兒必管者一千教朶豁勒忽管者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察乃蒙文或作察納兒或作察納合憲宗紀作爪難蒙古源流之濟拉瑪爲今喀喇沁部祖即此人也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阿忽台管者據蒙語九十五功臣名阿勒赤古列堅川管三千翁吉剌則一阿勒赤即按陳此阿忽台盎即史之火忽按陳弟也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朶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朶豁勒忽管者四箇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官人領著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若有

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十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若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用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鬬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

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厨子將器皿各分付與宿衞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撞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衞的拏住次日問者宿衞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衞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衞一同來帳房後說者宿衞上面兩間不許人行坐宿衞數日不許入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曾在宿衞上行被宿衞的拏了有來

成吉思說您宿衞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厮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衞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

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斡哥列扯
舌兒必入班的七十箇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
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
帶弓箭的者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
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擡舉休教懷怨
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舌兒必官弁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
者內裏的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
調者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
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
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管管盤的

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敎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騸馬內敎收拾馱綑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凡下營時敎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阿勒赤歹斡歌烈阿忽台等阿勒以下十一字據蒙文增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中朵歹多豁勒忽察乃朵歹以下七字據蒙文增等散班於帳殿左邊行阿中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輛於帳殿根前左右行衆護

衛散班弁內裏家人等班歹扯䚟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㤙必來征𢃄合䚟兒魯兀惕種合兒魯兀惕疑即今之厄魯特○厄魯特是外剌即斡亦剌

其主阿䚟兒思闌蒙古源流作哈兒里固特之阿薩蘭○遼史百官志有轄里骨只國王府疑即匣魯剌與合兒魯兀惕之轉音

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女子名阿兒思剌泥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𢃄㤙禿赤老溫等追至垂河將㤙禿等窮絕了回來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追至撒里黑○聖武紀作撒里桓𢃄崑地面卷八納忽山崖蒙文正作納忽崑綿○、撒里黑崑蒙文作撒里黑忽納解云撒里黑地名忽納崖行也然則崑字乃忽納之對音异字依全書體例

但當云撒里黑崖行也

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其一人爲荅兒伯𧬈

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阿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元史公主表也立可敦公主適巴而朮阿兒的斤也立可敦即阿勒阿勒屯也

元朝祕史卷第十一

# 元朝祕史卷第十二

嘉興沈曾植注

兎兒年開禧三年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中合引路斡亦舌剌今呼倫貝爾以北有紅呼里種人與達呼爾雜處爲古匈奴之遺民斡亦剌其即紅呼里歟拙赤領右手以征之則斡亦剌必在斡難河西興安嶺外第沿邊雜族布拉忒烏梁海之中所包甚多迭盛迭衰更以名見恰克圖西北不必非古匈奴遺民所居矣種的忽都中合別乞比萬斡亦舌剌種先來歸附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舌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斡亦剌禿巴思禿巴思今俄羅思叨母江上之叨母斯克也諸種都投降了至萬乞兒吉思種處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將白海青白騸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自失必兒失必尔即西伯里等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拙赤都收捕了蒙文兎兒年敎拙赤上馬征槐因[illegible]亦兒堅蛨姓斡亦剌敦忽都合別乞比禿綿蠣斡亦剌敦先前投降引著軍入至失黑失惕行亦剌

惕不里牙惕巴兒渾兀兒速惕合卜合納思康合思禿巴昔都入了到禿綿乞兒吉速行乞兒吉速那顏䗁人每也迪亦納勒阿勒迪額兒斡列別克的斤也歸附了失必兒客思的音巴亦惕禿合思田列列克脫額列思塔思巴只吉這槐因亦兒格行都教入了○亦剌惕者今哈里雅特唐書北狄傳之曷剌部也不里牙惕者今布里雅特唐書之降剌部也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并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著海青騸馬貂鼠等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𠹭種的忽禿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源流紀太祖二公主一名徹徹肯郎扯扯亦堅也元史語解徹徹里花也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將拙赤的女豁雷㘎與了亦納勒赤的兄蒙文亦納勒赤之兄名脫劣勒赤將阿剌合中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公主表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適趙武毅王孛要合孟珙備錄成吉思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鱨作鱉拽今嫁豹突駙馬孿欽珏翔秸第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瀨蒯謝俗日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謂汪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按大金國志韃靼與滕骨東西兩方相望數千里不知何以合而爲一又有鄰於

金境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自厮波方二
歲大金取歸國中養於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春北平王
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襲而殺之復立自厮波爲
王（原注宋遣韃韃靼黑白此白韃靼也）有遣還國始自厮波在黑水千戶家
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爲妻國中不從自厮波怨叛歸
黑韃靼以此益强按國志白厮波者即備錄之白四部也
白韃靼即汪古種無疑第汪古歸附於元始阿剌忽失的
斤惕忽里不始孛要合此爲疑耳○蒙古源流之曩古特
郎此汪古惕○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從下中原
嚮道此南出太祖留使歸鎮本部爲部衆昔之異議者所殺
長子不顏昔班併死白厮波白四部蓋皆不顏昔班之轉
語○木華黎傳監國公主遣使慰勞郎孛要合所尚阿剌
海公主此阿剌合公主也孛要合傳亦稱公主明睿有智
略車駕征伐常使留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
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攻孛要合幼從攻西域甲申從太
祖旋師而後尚主監國公主勞軍在辛巳尚在未下嫁之
前度其年不爲長是亦英偉女子矣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
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
賞與你百姓
再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元史兵志牧地東越躭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

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十四處火里禿麻即此豁里禿馬惕太祖本紀謂之禿滿蒙克源流謂之通瑪克今俄羅斯托波兒斯科是其地也

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其妻孛脫中灰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間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 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中合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刺安不中合歡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鋛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間擄了

在先中豁兒赤官人中忽都中哈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拏住在孛

脫中灰塔兒舌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中豁兒赤娶三十箇妻中豁舌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箇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中忽都中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舌羅兀勒一百禿馬惕的百姓與了中豁舌兒赤三十箇禿馬惕的女子中忽都中合別乞處與了孛脫中灰苔兒舌渾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共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諸弟中最小是斡惕赤斤（史本紀泰定二年遼王脫脫請復太母月也倫宮守兵及女直屯戶不允脫脫爲斡赤斤後嗣月也倫后妃表作月倫即訶額倫據遼王請復太母宮兵是訶額侖之斡耳朵斡赤斤等後人守之也）母親并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此諸百姓字蒙文作亦兒格與他處稱百姓爲兀魯思者不同疑皆是林木中百姓所謂槐因亦兒格者也）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

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蒙文爲脫魯牙赤兒格五千解日脫魯牙人名拖雷處與了五千詳蒙文語意乃斡歌歹與了百姓五千脫魯行與了百姓五千脫魯卽拖雷也弟中合撒舌兒處與了四千阿勒赤歹處阿勒赤歹哈赤溫之子與了二千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有叔父荅阿兒台荅阿兒台卷一作荅里台斡赤斤元史諸王表作荅里眞忙格兀乞顏捏坤太子皆無後而荅里眞位子孫世世不絕孛斡兒出一言之力歟因先會從王中罕太祖欲要廢他孛斡兒出等三人其二人爲木合黎失吉忽禿忽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你這箇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幷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古出等四箇官人其三人爲闊闊出種賽[illegible][illegible]豁兒合孫抽赤處委付了

忽難等三箇官人其二為蒙克兀兒客帖察阿歹處委付了哈合剌察
兒等三箇官人其二為蒙客亦多忽多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
客撥思早晚根前說話者斡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
其一為迭該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其一為巴剌哈合撒兒處委
付了者卜客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第四子名闊闊出為巫喚
做帖卜騰格理帖卜亦作帖必巫也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哈合
撒兒打了來告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間說你平日說人
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哈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
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
帖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哈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哈合撒兒去
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就那夜去拏哈合撒兒有古出

等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
連夜起行日出時到中合撒舌兒處正見太祖將中合撒舌兒衣袖
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怒下車
將中合撒舌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
您見了麼這是您喫的乳中合撒舌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
初你小時會喫了我這一箇乳中合赤溫斡惕赤斤兩箇喫
不了這一箇乳惟中合撒舌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
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眞心有技能中合撒舌兒有氣力能射
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
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
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中合撒舌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千
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中合撒舌兒處初

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眞地面去了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莎嵜豁兒去取帖卜騰格理打了鞴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旣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淸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眞夫人欠伸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尙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

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
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准備了三箇力士
少頃蒙力克領著七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
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揫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
你比試斡惕赤斤揫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
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您出去鬬氣力揫
著出時門限外原准備的三箇力士迎著拏了將他脊骨
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
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卧著了推辭不肯起
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克力覺了垂淚說我自皇
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纔說中間六子便塞著門
圍著火盆立將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

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

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

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愛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麼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減了

元朝祕史卷第十二終

元朝祕史卷第十三 自此以下影元本為續集此卷為續集卷一

嘉興沈曾植注

在後羊兒年 嘉定四年金衛紹王大安三年 成吉思征金國先取了撫州經過野狐嶺又取了宣德府使者別古亦古捏 克○古亦古捏克即元史吾也而 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直至宣德府山觜上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 陸續來的軍馬蒙文為乞塔惕觧喫合剌乞荅敦觧喫主兒扯敦觧𡁏主亦納觧種 殺敗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真等緊要的軍馬都勝了此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者別將居庸關取了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別攻取東昌 東昌當從史本紀作東京金史同○影元本蒙文譯文並作東昌 不

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此王京則與屯襄也襄嘗統兵與太祖戰以其與完顏襄同名而講和者爲完顏福興又與完顏襄同姓遂并二人爲一而皆指爲征塔塔里之完顏襄蒙古無文字不解華言譯語傳訛往往致此無足怪也金史忠義傳謂耶律大石既亡而諸國仍稱西遼爲大石彼其對君常爲大石此丞相常爲王京北俗荒略正同一例

金主說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强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厮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根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得

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
與了成吉思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
山觜行辭回了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
了
成吉思自那里征合申種或疑合申爲葛順之轉音謂沙州人也其主不兒
罕降將女子名察合的元史后妃表第三斡耳朵有察兒皇后當即此察合女子也獻
與成吉思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
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
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的駱駝毛段子鷹
鶻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
送將來了經世大典世祖諭高麗王植詔曰往者河西王於成吉思皇帝之世納女請和乃曰皇帝若征
女眞我爲右手而助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而助之後成
吉思皇帝將征回回回回有助師之命而河西王不應以故成

吉思皇帝回兵討河西而滅之所述語比此爲詳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蒙文云那一次上馬時凱躂撻騄文乞塔惕百姓阿勒壇罕合阿蝗帝歸附了多得段匹中合申主歸附了蒙語有名字的金主阿忽台歸附了譯銅總紿唐兀惕亦魯忽不兒罕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被金家阻當蒙語云乞塔惕譯伝亦兒格訥譯伝百阿忽台譯名伝金阿勒壇譯伝合阿訥譯伝皇者惕古克迭圖譯譏譯止按蒙語之意蓋指金主爲乞塔惕百姓之金主也前後多如此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再征金國成吉思要自取潼關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砑列等三人領兵守關以忽刺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蒙文云阿勒壇罕使亦列合答黔孛格禿兒三人領忽刺安迭列格禊也鏑稛軍守關○按忽刺安紅也迭列格禊也至元譯語禊子日迭兒迭列格即迭兒也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此時拖雷才十六歲出古蒙文

（出古古里堅斡出姑獸鉻古○出古卽史本紀之駙馬赤駒公主表禿滿倫公主適赤窟駙馬太宗紀又作赤苦聖武紀作赤渠）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刺安迭格列軍並亦舌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出古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成吉思至北平失刺客額舌兒地面時（至元譯語黃色曰昔刺三史語解實喇鄂爾多黃亭也史卷三作昔刺兀魯朵又作失刺斡耳朵據今言類編弘治中虜中走回人言虜欲擄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此失刺客額兒疑卽黃裏之略近蒙語矣客額兒之正譯曰野甸裏之正譯曰度札刺）者別已得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中合荅留守燕京成吉思命汪古舌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中合荅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舌兒等失吉中忽禿忽說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舌兒（乞顏氏）阿舌兒中孩中合撒舌兒（札剌亦兒氏）

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舌兒等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舌里領百人入侍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命中合撒舌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寧經過女眞若便歸附即緣彼中邊郡經語剌語剌蓋松阿里又疑胡里改今虎尔哈河○此所謂至女眞其主亦降蓋金上京也金於胡里改置節度元亦有呼尔哈路則今之三姓爲東方要地久矣納語腦溫二江泝討語舌兒河回營不然即縱兵勦捕中合撒舌兒同主舌兒扯歹阿勒赤阿勒赤三字據蒙文增脫舌侖三人至大寧諸大寧蒙文皆作北京女眞皆爲主兒扯歹女眞之主名夫合納然蒙文無主字○夫合納者萬奴也親征記作乜奴其城降至女眞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泝討語舌兒河今海尔河回舊營了欽定滿洲源流考滔尔河

魏書乙力支溯難河西上至太濔河沈舟于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北史目和龍北行至洛壞水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注太岳魯魏書作太魯朗太濔滔不也今案太岳魯郎討浯兒洛孤水源流注謂郎老哈河然則今俄國地圖於嫩江西作一綫杜不伯特諸部以達內蒙古蓋郎乙力支所行道矣新唐書謂之它濔河遼史作滔不聖宗太平四年改滔不河爲長春河原文作他魯

其後太祖征回回（回回蒙文爲撒兒塔兀惕）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西游錄訛打剌城酋長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內命誰爲主可令眾人先知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兒弟兒子并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內你是最長說甚麽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繞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揪住說父親不

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剁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揫著孛斡兒出木合里二人解勸太祖默坐間有闊闊搠思說察阿歹你為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親的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

殺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
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斡歌歹承繼
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濶教您各守封
國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
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
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為鑑戒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
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已不能儘力謹慎行將去
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
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
名說的兄根前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即
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中話宗室世系表哈赤溫大王位下第一代濟
南王按只吉歹即此阿勒赤歹也哈赤溫蓋此時已亡○
太宗紀分諸王貴戚斡魯朵按赤帶濱棣州次斡陳那顏

之上野苦之下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四箇弟的位子裏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我的位子裏教一箇子管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徑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兔兒年宋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是時金方與宋戰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中忽闌從行后妃表忽蘭皇后守第二斡耳朵命者別做

頭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按太祖征西域事近譯四裔年表及東洋所譯萬國史記並紀其本末雖不甚詳然大略固足相證此札剌勒丁卽年表之吉勒丁扑衞阽波斯記思尼之王也札剌勒丁出奔本紀親征記並在壬午年表亦紀於壬午領軍迎太祖廝殺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薛米思加兀答剌兒薛米以下八字據蒙文增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至子母河子母河蒙文爲額客豁羅罕[illegible]

名格溫豁羅罕解河巴魯訶安客額訶兒地面下了營命札里牙兒台種名的札里以下六字據蒙文增巴剌追札剌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台亦出兀纏行只兒豁阿歹狄有來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訶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訶籠格赤城下營耶律文正公西遊錄蒲華城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過於蒲華所謂蒲華者卽此不合兒今布哈尒所謂大河者卽此阿梅河今阿母河五里犍與兀籠格赤對音逼近彼云在蒲華大河之西此云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其城下營則亦在河西然則五里犍城卽兀籠格赤城無疑○今內府圖薩馬尒干之西有阿濟格布喀尒阿濟格布喀尒之西有烏尒根齊城地望正相合第圖于鹹海裏海之間所繪水道極紊亂所謂河西河右則不可指明矣○又按英人蘭士德路遊記言蒙古攻破苦尼弫尒貢治故城在阿母河岸蓋卽兀籠格赤也後爲哈薩克地命拖雷往亦胥亦薛不兒亦薛不兒四字據蒙文增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訶籠格

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薛迷思加不合兒（薛迷下七字原本無）等城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剌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亦薛不兒昔思田（亦薛下七字據蒙文增）等城（嘉定十六年）正攻做出黑扯連城（蒙文無做字）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蒙文又作斡籠格赤○嘉定十七年）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孛斡兒出失吉忽都忽（據蒙文增）等說（木華黎時已卒於中原此所云殆有誤）不服的回回百姓（諸回回字蒙文皆爲撒兒塔兀）

勒

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眾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慎可以著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蒙文阿苔兒吉氏晃搭哈兒蒙文朵龍吉兒氏搠兒馬罕蒙文斡帖格歹氏等三人西人外國史略波斯傳稱宋理宗時元太祖西征盡降波斯之地封其壻賽馬不罕爲王駐阿母河西北地遙轄之其後人爲帖木兒郎彼所稱賽馬不罕即此搠兒馬罕也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西番蒙語作脫孛都惕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巴黑塔惕即西征記之報達也下云欣都思種巴黑塔惕兩間有阿魯等種阿魯即波斯波斯正在報達

印度間也平圓地球圖作八格塔特與巴黑塔惕正同皆譯音之最具者他書或作八塔或作帕古達皆簡言也

中合里伯王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中晃中孩晃塔

中合舌兒二人命搠舌兒馬中罕征中合里伯王去了

再欣都思種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阿魯郎哈烈今之波斯馬魯

馬荅撒里據蒙文增等種阿卜禿城據蒙文增命朵兒伯朵黑○朵兒別台氏申去征進阿卜禿城今波斯之阿拜得地在乙思拍罕之南馬荅撒里者波斯之麻豆撒蘭也再

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孛剌兒剌勒乞卜察兀

惕巴只吉惕斡魯速惕馬札剌惕阿速惕撒速惕薛兒客

速惕客失米兒自孛剌兒剌以下至客失米兒原本無十一部落兀良合台傳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又從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孛烈兒即此蒙文之孛列兒○馬札剌惕元史速不台作馬札兒又作馬茶雪不台傳作馬劄郎今與屬之瑪嘉國舊稱匈牙利者也渡亦的勒札

牙黑二水亦的勒即厄濟尔的轉為濟音殊不近然額尔齊斯轉為亦兒的石亦以的濟對音也○倭尔

噶河上游有鄂噶河經流墨斯科乏拉的威尒之間其東南有蘇拉河不知孰爲札牙黑水然必居一於是矣○毛斯科南有喀魯噶城一作加婁牙城下有水南入湼博尒河疑是札牙黑水以地名之前說非也端河之上丙府圖有仈尒噶斯科西圖謂之欽耳喀斯克最與札牙黑合音切近而端河又爲由額濟尒以趨墨斯科所必經山水自有正名而以城命之葢亦多有札牙黑即仈尒噶城下之端河殆無疑也直至乞瓦綿客(舌)兒綿等城乞瓦即莫斯科窪之合音綿即末亞合音○艾儒略南懷仁輿圖莫斯哥末亞之東並有其尒目西國東界至鄂布河此客兒綿疑即其尒目西也○俄羅斯此時都城在瓦拉的迷尒一作阿那里麻阿那合音客里麻爲兒綿說亦可通○案元史速不台傳斡羅思有也列贊城有估思城也列贊葢即今羅散城亦作利森其全爲里阿薩思估思葢果斯羅駡也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中)忽(舌)魯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中)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中)合(舌)兒薛米思堅兀籠格赤兀丹乞思合兒兀里羊古先荅

鄰勒○自薛米以下至荅鄰原本無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不合兒即本紀

蒲華薛米思堅即尋思干兀籠格赤交見上兀丹即和闐

亦作阿端乞思合兒即可失哈耳兀里羊即押兒牽亦作

鴉兒看今葉尔羌古

先荅鄰勒疑今庫車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篾力

克王追過中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卻將

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

的石地面過夏第七年鷄兒年秋宋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回到禿剌

河黑林的舊營內

元朝祕史卷第十三終

元朝祕史卷第十四 連下卷爲續集卷二、

嘉興沈曾植注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夢溪筆談稱西夏趙德明爲党項從新整點
軍馬至狗兒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間於阿
兒不中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
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中合愓地面下營次日也遂夫
人對大王并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
是大王并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侖議說唐兀是有城池
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
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咱
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
甚麼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中兒罕說夏主名失相尔忽見親征記按當作失尔

忽都凡記中拔都並訛爲拔相即源流之錫尔固特汗也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前言不哯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厮殺時你到賀蘭山蒙文爲阿剌篩來戰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額里合牙寧夏額里折兀西涼按寧夏西涼殆皆明人語○今蒙語稱河套以西皆日西夏此額列合牙額里折兀皆冠以額列字蒙語西日額羅推額列即其簡音然則額列合牙云者當譯爲西夏非寧夏也折兀即竹温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

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走上山寨咱軍將他能厮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虜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成吉思在雪山蒙語爲察速禿譯徂迭額列嶺上住夏一統志烏拉特旗北九十里有雪山

蒙古名察蘇台即此成吉思住夏之所察速禿也至元譯語雪日察速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蒙文乞塔惕亦兒格）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蒙文乞塔惕亦兒格訥嚇冇主亦泥塔嚇豁牙兒嚇个撒察兀嫡等忽必牙勒都周勸嚇○詳蒙文語意乃是契丹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契丹百姓的主因種您兩人齊等均分著無金國字也契丹指西遼言）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已前金主（阿勒壇罕嫌）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達達（達達原誤速速）祖宗廢了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剌（𠺕吶）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蒙語舄朵兒）幾時唐兀（惕）主亦魯忽（撥蒙文增帖）不兒罕將著金佛并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為數來獻成吉思止令門

外行禮行禮間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亦魯忽(據蒙文增)
不(中)兒罕改名失都兒(中)忽命脫命殺了對脫命說初征唐兀
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
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
將來的行宮并器皿你將去者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滅其父母子
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惕)盡絕了初因唐兀
(惕)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猪兒年成吉思崩
後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也遂夫人

成吉思既崩鼠兒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太祖在位凡二十三年)右手大王
察阿歹巴禿左手大王斡赤斤(不言哈撒兒與朮赤意二人此時已亡矣)也古
也孫格等(據蒙文增)同在內拖雷等諸王駙馬(蒙語原文云在內的大王每女)

每女婿每弁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將成吉思原宿衞護的一萬人弁眾百姓每就分付了

斡歌歹既立與兒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禿兒同蒙格禿兩箇做後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巴只吉惕斡魯速惕阿速惕薛速惕馬札兒客失米兒薛兒格速不合兒客列撒蒙文增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渡阿的勒札牙黑名字的水直到蔑客惕綿客兒綿客亦別等城撒蒙文增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朮赤長子不里察阿歹長子古余克○太宗長子蒙格睿宗長子即憲宗等巴禿朮赤長子蒙格察阿歹長子並

見表獨不里表無其名○太宗紀分諸王貴斡魯朵孛魯帶邢州次茶合帶卿殩古與鄉姑之下蓋即此察阿歹之子不里矣做後援征去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都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眾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斡勒苔中合兒斡勒苔合兒當郎史阿藍苔兒留守老營蒙語原文前老營字爲阿兀魯黑後老營字也客思斡耳朵思

也客思大也斡耳朵思宫殿也

兎兒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國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過居庸關斡歌歹駐軍龍虎臺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間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斡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著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

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說著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間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知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那般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名其主為小厮掠其金帛頭畜人口而歸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遂回至嶺北（蒙語為合刺豁魯麻）下了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就令綽兒馬罕等為探馬赤官留鎮其地令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乞卜察（康鄰乞卜察兀的巴只吉的䑓）等三種（乞卜察兀即明代之喀山今俄羅斯加匽戕地○又按俄國有甲才族種類甚繁雜居俄之西北疑亦欽察遺民）破

其斡(舌)魯思種城額只勒札牙黑茂 格惕巴剌合速悉殺虜其人惟阿速惕

等城薛速惕孛剌兒蠻客兒蠻乞瓦嵩巴剌合敦○是時 俄都在乞拉的迷尔孛剌兒蠻郎乞拉的迷尔也

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立荅(舌)魯合臣探馬赤官鎮

守而回又在先女眞主兒 扯惕高麗莎郎 合思處曾命札剌亦兒合

征進去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

以鎮其地

巴禿自乞丨察差使臣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

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上百姓都收捕了蒙文賴長生天 的氣力皇帝叔

叔的福蔭將蔑格惕城破了斡魯速惕 的百姓虜了十一部百姓行都投入了因大軍將回各人

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理

古余克兩箇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

我一般如何先飲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脚後跟推倒踏他

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額勒只吉歹子宗室紀丁未命野里知吉帶率捌思蠻部兵征西捌思蠻郎捌兒馬罕則野里知吉帶當郎此額勒只吉歹也○睿宗傳野里知給帶塔思傳萬戶因只吉台者此人蓋亦平中原有功者中合舌兒中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箇木尾子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間被不里古余克兩箇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巴禿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詈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中合舌兒中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舌里是察阿歹兒的子教巴禿對察阿歹兒處說將去

元朝秘史卷第十四終

#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

嘉興沈曾植注

大王忙該官人阿勒赤歹晃豁兒台掌禿據蒙文增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偏挫了威氣你敢想斡魯思百姓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不者克〇不者克即九十五功臣中之不只兒元史之布智兒有傳兩个不者兩个字原本無四前頭遮護著你與眾人得了這幾箇斡魯思種乞卜察兀的你自己毀擲的蹄子不曾直得直得影元本原文譯文均作置得這好男子初出門便惹

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中）兒（舌）合（中）
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舌）理行教對兒察阿歹知者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并眾散班每各各職掌
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
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兒察阿歹
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箇二歲羯羊做湯
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箇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一
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
戶內每年出騍馬并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一
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
守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

千戶內選人教做一𠂇川勒地面先因無水止有野獸無人
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畏吾兒台兩箇去踏驗
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
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
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
這幾件事因察乃孛勒中合荅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
阿歹兒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著這般行再
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迎著你立的站教巴禿自那
裏立起接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
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
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所攞站赤命阿刺淺脫忽察

兒即搶蔑力克王城者兩箇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十人內鋪馬弁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

斡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此節金人字蒙人語皆爲札忽敦一件立了站赤一件無水處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一件聽信婦人言語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太宗本紀九年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此取斡赤斤百姓女子當即其事也

此書大聚會著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

地面處下時寫畢了蒙文闊迭額阿剌勒𨤲地朵羅安屹孛勒答合𡵨山失勒斤扯克𣬛兩間斡兒朵思𡵨殿下著時寫畢了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定張穆記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為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

皆能通達其情

爲祕史作注者以李芍農侍郎書最著李書攷訂輿地

先生兼詳史事繁博不及李注而精審乃過之此書原

題忙豁侖紐察脫察安脫察安三字李氏亦不得其解

亡友王靜安始定爲脫卜察顏之對音而豈知先生於

二十年前已早發之前輩通識自不可及庚午夏張爾

田校記

元朝祕史卷第十五終

元太祖創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尟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宅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即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赤老溫之父史既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

于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會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荅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捌只與札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沖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罕之號葢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寨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荅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

吉剌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哈荅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即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傎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元朝祕史跋